踈齋集 三

踈劄

踈齋集卷之五目錄

疏劄

辭知 經筵疏
辭冬至使籌司堂上疏
辭吏曹判書疏
辭職兼陳使事疏
辭弘文提學以人言引嫌疏
使還後辭職兼進地圖疏
論 宗廟金寶追補劄
進遼薊關防圖劄

論 大報壇攝事執事劄
辭判義禁兼陳藏史事疏
以病辭職兼陳 皇壇祭文事劄
撰進 皇壇攝事祭文劄
辭科次延祥詩疏
辭兵曹判書疏
辭判敦寧疏
辭右議政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五疏

疎齋集卷之五

疏劄

辭知 經筵疏 甲申

伏以臣蒙耻遇僇迹危情苦干冒 嚴威三暴血懇而勘覈譴責俱未蒙許又伏承須勿撕捱之 教臣惶懼窮蹙不敢復言告病乞 恩幸遞憲職磯激之論久益噂沓又不敢仍在城內即出舊棲所兼 經筵之任尚在身上而徑情出外罪合萬死近伏聞憲官又果有上章論臣之罪者夫臣之罪不治則雖日斥言者其言必不止臣之事不覈則雖 聖諭諄至

其疑必不解此臣所以再三疾籲不敢以承　命爲
恭也使臣身帶官銜迹滯京輦事事至於自明人人
與之爲敵則傷廉義損　國體所關亦不輕此臣所
以逃遁屏蟄不敢以常道自處也今言者之請嚴而
治者即臣所嘗自請者其所謂失着乖宜亦自實狀
非若前日濫猾不法之誚徒欲醜詆者臣何敢欲免
其責也若其歸咎於任使之匪人自致耗敗者臣初
未嘗以其事專委於其人彼雖駔儈小人臣雖尸居
無能亦何可一任其恣意容奸耗之敗之而慢不覺
察終陷罪戾受此汚辱哉毋論其因人與自取皆臣

之罪也近來論事者多發於異同之際故　聖明常
惡其相傾而若臣之事雖以臣自私之心未嘗不惶
恧自失彼年少氣銳之言亦復何所顧藉況臣久為
世所忤而無可惜者乎噫人言三至慈母猶疑而論
臣之罪者愈激而愈起　聖明終莫之信不欲致臣
于罪臣之無狀豈有可信　天地父母之慈特憫其
無能耳蓋父母之於劣子偏有矜憐之心常為之護
短掩過若使牽車服賈終致折軸敗載家人交徧歸
罪亦宜一施箠責不復任事俾無罪過也臣自有此
事引過俟罪之外竊有自幸者臣素無學術又乏才

幹徒藉先蔭早取華顯近又無勞績可紀而躐叨卿列此實造物之所忌人情之所不滿也今果誤事取辱若或使之從今 上下曉然知臣無所可用因此罪廢不復有過分之 寵臣上恃保全之 恩下免風波之畏庶可以安此危蹤矣 誤恩猶加彈論繼起進退動係於羣言論議多煩於 睿聽無塵露酬報之路添朝著不靖之端此豈臣所仰望於 天地父母之慈者亦豈臣所敢食息自安者也念臣曾在丙子以母病辭西臬其疏有曰臣犬馬之齒財及古人強仕之年雖疾病沉痼蕭質易衰賴天之靈若不

溘先朝露事　殿下之日亦長於事老母之日異時
夷險燥濕義不敢辭鞠躬致死以答　鴻私今臣窮
毒餘生風木之悲已無及矣所仰恃者惟　聖主矣
年雖衰而病益深幸不先狗馬塡溝壑矣移孝盡忠
正在今日區區此心天日久照臨矣其何敢無故撕
捱以負　生成之澤也臣不敢輒自陳暴微悃久俟
朝家處分控乞亦稽尤切惶悚而言出肝膈實非過
自引罪者伏乞　聖慈曲加矜憫俯察危懇亟　命
有司先治臣罪又覈臣事以嚴　國法以快人心不
勝大幸臣無任瞻望　雲天激切祈懇之至

辭冬至使籌司堂上疏

伏以臣　經筵之銜虛帶已久西樞新除亦且月餘日矣伏聞頃日憲臣有言當查臣江都事者臣恭俟朝家處分不敢輒入控乞文字憫默徊徨久愈惶悚今此出疆之　命籌司之除遽出於千萬夢寐之外若臣者行已無状不見信於同朝蒙此惡名眞可謂不能行於州里者也尚何望忠信篤敬行蠻貊而不辱　命乎况一行徒旅率多見利忘義令見臣汚辱之處而專對是膺亦將無所憚懾犯冒生事其所關豈細故也且任管籥之事而不能謹守公財終致耗

敗雖曰事勢之適然其無能則可見也其可使與聞
廟議叅决 國政乎此則不待臣自訟而 清朝公
議之士必不置之矣抑臣所未敢知者 國家以政
刑輔治以廉義待下而今臣疑謗久而未已 朝廷
待之若無故之人若將薰沐而器使之使臣不欲上
孤 盛恩則亦將下失所守彷徨悶蹙無所措躬而
一不辨覈其虛實以定其罪之有無恐非 聖朝明
政刑待臣工之道也至於使事人臣有徃役之義臣
雖癃殘抱病豈敢有憚勞規免之意而以臣情迹實
無抗顔同行之勢專對之重亦何敢自當以辱 明

時使价之選也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臣危迫之情將臣本兼諸任盡行鐫免仍遞臣使職依臣前後籲請亟行查覈勘罪以明政刑以快人心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怵惕激切祈懇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所遭雖曰非常于之開釋不啻縷縷而莫念君臣之大義一向撕捱無意行公甚非所望於世祿之臣者也噫論議交馳傾軋成風位著殆空國事泮渙當今之憂孰大乎此是予所以終始勉出必欲布列于朝者也以今日之世道一遭橫逆輒皆自廢則人主無與爲邦揆諸道理寧有是哉卿其體此心腹之辭盡乃職事共濟囏難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昨將血懇干冒 宸嚴伏承 聖批譴責不

加 恩許亦靳臣誠惶蹙煎迫氷炭交中食息不敢
自安夫人臣事君也有分義自處也有廉義二者雖
若有公私之分亦有時乎重輕比若孟子所謂禮之
輕色之重者若使 清朝士夫徒知分義之嚴不識
世間有羞恥事則管氏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者
豈不大可懼哉此豈 國家之福也臣尚及見 先
朝盛際朝臣之被人言者輒皆引退屏散 朝廷亦
不甚强迫此不但前輩之多尚風節哉 先王使臣
以禮之盛意亦夐出前古而然也今則不然彈墨未
乾而 寵恩采加狼狽轉極而 敦迫愈甚論人者

一歸之傾軋故是非不形被劾者皆諉之橫逆故枉直無別事且有當覈而不覈疑晦未釋旣不許其自靖以全廉義又不明其事狀以審虛實但使當之者憂惶煎灼罔知攸措雖有抱寃罹枉之人只當憂讒畏忌而已縱使布列於朝班亦復何補於 國事乎蓋近來臺閣之士磨礱角圭評彈紛然雖未知一出於至公而若臣之事固不無可論之迹特疑之太過耳自鄭栻以來諸人俱請勘覈柳泰明之疏亦云不可不明大臣 前席之言亦不以爲必不可查而朝廷尚惜一查只令微臣冒耻從政恐非所以礪廉

義體臣工之道也昔先正臣李珥嘗被驕君之誣詰
闕陳啓請詢左右臣不敢自比於前賢夫豈不合乎
事理而李珥言之也區區危苦之心亦不能無望於
聖世也臣之情迹實難抗顔朝端而今日大臣引對
又有牌招之 命臣不敢坐違 嚴命來詣 闕下
而百爾思度實無冒沒出謝遽當重任之理敢此疾
聲呼籲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崩迫之懇亟許改正
臣職名毋使大政遷就仍治臣前後違慢之罪不勝
幸甚臣無任惶懼煎迫激切祈懇之至

辭職兼陳使事疏

伏以臣情迹危蹙不敢供職所患風痺之病方試艾未瘳難可起動明日　永昭殿舉動又不得陪從臣違慢曠官之罪已不可言而前後　動駕一未陪從目顧分義惶恐欲死合被重誅以警具僚而瀝血之懇未蒙　矜察虛帶官銜積此罪戾中夜不寐繞壁彷徨日復一日氷炭交中又敢疾聲哀籲罪又萬死大凡人臣之事君也所特而自安者身名無玷衆望俱允然後上可以不辱明主之知下可以自保士夫之風而今臣則未出而疑謗罔極旣出而譏議四至以近日所疵毁者論之嚮者儒臣之言特十分叅酌

者耳若臣者爲世所僇久矣本不當厠迹於朝行況
彈論未幾遽叨重任包羞冒出當事憒憒咎責之來
本不足恠而今又不恤人言則不但臣廉義掃地辱
淸朝羞當世更復如何近來掌銓之臣多受人譏責
若其名論才識皆不可與臣同日言者猶且如此況
於臣乎臣雖欲冒沒更出一世淸議之士必不相容
使臣坐待其危辱狼狽而去則臣何足言又豈不上
累 聖眷乎念臣受 恩最深矣亦且粗識分義豈
敢自外於 仁覆之天惟圖私便顧惜一身而已哉
明家使臣之禮亦豈宜一向驅策俾失其去就之節

全喪其所自守也且以分義言之臣之前後違　命令已二十有餘矣伏聞故相臣鄭載嵩嘗在卿列七違　召命大臣以前所未聞請罷其職臣之負犯今不但七違而　朝廷尚無論責豈以臣中間冒沒謂可以督迫更出而姑不之罪耶此臣之樹立使然無非臣之罪也然臣之萬萬難冒卽通朝之所共知廊廟之臣亦必審察使臣曠廢職事撕捱增罪無寧亟許退斥無損　國體伏乞下臣此疏　俯詢廟堂速賜　處分仍　命有司治臣前後違　命之罪不勝幸甚臣於奉使之任非敢自謂必堪且有私心之所

不忍者朝有定制不敢以私爲辭輸金繒賀正至之
外又無别幹徃役之義不可終辭故今方倣裴待府
而伏聞彼人以布紙兩物之不如前多以爲言禮部
至欲移咨云　國家旣以金繒皮幣以事他國苟或
漸不如前致有嘖言弱國之羞尤有甚焉乞　命該
司各别揀擇俾無生事之患幸甚且黃曆賫咨官之
行渡江而被掠於彼人卽丙丁以來所無之事而鳳
城將私自成約作劵俾勿傳泄譯官不敢違拒義州
譯學亦不受回通而來俱可驚駭鳳將雖欲諱秘譯
官雖不自告道路之言易爲傳播彼中之風聞而責

我不可謂無此理矣又況行李相續而輒遭寇掠亦非細憂其賫咨官與譯官不可不重究邊上事情又不可不深思速令義州更通鳳將得其回通文書亦命廟堂商議善處實合事宜臣旣承使命凡係使事者不敢容默敢陳愚見於俟罪之章不勝惶恐治疏欲上又以開政有牌招之命顧臣情勢病勢實難強起徊徨悶蹙又未祗赴臣罪至此萬戮何惜惟願速蒙誅責以安微分而已臣無任兢惶怵惕懇迫俟罪之至

辭弘文提學以人言引嫌疏

伏以臣久爲世所僇本不合厠跡顯路近又重被人
疑謗實難抗顏朝端而顧臣素無定力每當　嚴命
惶恐罔措不敢固辭一出再出所謂士大夫廉義已
盡喪矣至於昨者蒼黃半夜又膺掌試之　命臨急
變通不無苟簡之譏臣誠羞擧顏對人同時考試諸
官滿庭多士必多唶鄙之矣夫兩館之選惟視詞學
掄揀之重亞於文衡若臣少孤失學不幸早登科第
經史古文士子之所當熟者多未經眼雖藉先蔭亦
嘗僥冒於言語文字之任而銀根豕亥隨處取笑應
製絲綸不過依樣畫葫聲律騈儷之作尤非所長此

則 日月之明必已俯燭若使擧一世無識字之人
方可擬臣於此任歷數 國朝三百年來豈有如此
詞臣玷辱文苑者乎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難
堪之 命臣固已無所不受矣顚沛之灾理宜必至
慚恧悔恨若無措躬之所況大政之後臣所自引顚
錯之外謗議之煩指不可勝屈臺啓沙汰亦非一二
悚懼蹙伏正俟簡書之發矣伏見修撰李集之疏盛
論新通臺望數三人之不合仍請警責銓官論思之
臣至請譴罰亦一彈章悶默數日又俟繼發之論而
臣心惶恧更復如何臣跡不及於朝班且十餘年凡

令之出入三司者多未識而況其未通者乎又況臨
政冒出聞見之未周亦其勢然也然臣苟知其庸碌
微瑣又無名稱一如儒臣之言則安敢矇然肯許於
郎僚之間也議通之時舉無異言衆望之不許曾所
未料銓部之知其不合而苟然充擬儒臣緣何想得
乃有此逆揣之言也近來人才日降論議又從而間
之好惡多失其眞儒臣所謂歷歷可取者不識指誰
而果皆衆望之所許者耶臣以昏蒙冒當重任於此
時其不能銓量人物品叙百職不待人言而已自知
矣其間得失之可以指論者必不但此一事且臣重

負未釋長事撕推罪戾如山常懷憂懼因此釁咎獲蒙斥退即臣日夜之所祈祝也其何敢猥自陳暴與言事之人相角也哉臣又於其言尤有所惶慄汗背者其所謂言逼貴臣錮廢不錄者似指嚮日論臣事者數人也當初枳塞固非臣所可知而其後雖有或通或否者亦非臣所自擅也然使臣自量其蹤跡之觸處難便抵死力辭豈終有今日之責也自數愆殃莫非臣之罪也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臣肝膈之懇亟許罷斥臣本職及所兼提學　經筵備局等任仍治臣銓注不公之罪不勝幸甚又於此際有牌招開

政之命庚牌臨門臣之情勢既不敢徑進風痺之
病日甚無以自力又不免坐違嚴命臣罪至此萬
死何惜惟願遄蒙譴何以安私分而已臣無任惶恐
祈懇激切屏營之至

使還後辭職兼進地圖疏 乙酉

伏以臣釁累至重謗議囂暴誠無顏面可入 國門
而不敢委棄 王命於道路萬里歸來亦願一望
清光乃敢冒耻復 命獲蒙 賜對犬馬之誠可以
少伸而所謂士夫廉義已盡喪矣臣猶自愧人謂斯
何然而此非臣苟爲因仍冒沒之計也亦將大聲疾

呼以冀 天地父母之曲垂諒察終 命查勘實臣
至幸又蒙斥退可安私分日夜祈祝亶在是矣臣雖
無狀亦嘗忝竊於六官之長矣近日論議雖曰不公
一論再論逾往逾深而 朝廷一不別白臣身仍據
崇班不但人臣進退之義無所可論豈不大關於
國體乎況臣憂患餘生積畏風波本不當抗顔周行
貽辱 清朝而有罪幸免有言不恤則本罪之外公
議又必不容臣雖欲貪 恩戀 寵其可得乎噫矢
人之心惟恐不傷傷弓之烏見木猶驚臣之自量已
熟矣屛謝朝端撤一紛爭之端則此亦臣少報涓埃

之地也行役之餘宿疾添加昨日試官 召命又不得趨承臣罪至此益無所逃伏乞 聖慈俯諒危迫之懇將臣本兼諸任盡行鐫免因治臣前後罪犯以謝人言以警具僚不勝幸甚臣無任怵迫祈懇之至

貼黃

臣赴燕時購得 皇明末年所纂籌勝必覽四冊備記遼薊關防又得山東海防地圖係是禁物不敢買取令行中畫師移寫于紙盖我國陸連遼薊海接山東關防地勢在所當審誠欲一塵 睿覽謹此投進而其地圖倉卒疾寫不甚楷精乞 命

備局移作他本更爲 進御幸甚臣今方乞退不得躬自擎進不勝惶恐

論 宗廟金寶追補劄

伏以臣伏聞昨因原任大臣之劄有追造 神懿王后玉寶之 命臣愚以爲此事儘合商量臣昨入太廟尋見久遠文書庫中所藏寶冊謄録其上一半即故相臣尚震等所録而 神懿王后室有冊文而無寶章此乃壬辰以前所記未經兵燹 廟中冊寶必無遺失諸臣承 命纂録去古未遠豈有疎漏本室之元無寶據此可知盖 神懿王后上寘於開

國之前初封節妃追上謚號在於 太宗朝豈 國
初典禮追謚則有册而無寶歟 穆翼度桓四祖之
室俱無寶章亦同一例歟久遠之事雖可臆度而其
非始有而中失則明矣今日之擧只補兵燹時所失
匣盝初未嘗爲追擧舊時闕典而 永寧殿第十一
室之寶係是始有而中失故不容不補至於追補上
謚時元無之寶則又是別事正宜博詢諸大臣以議
其可補與否又宜別告事由以重其禮也且近日前
後奉審只爲匣盝有無寶樣大小意不在於寶章之
亡失故初覺於 永寧殿再覺於 太廟者俱是偶

然此外各室並未諦審設使保無餘恨猶不無疑非愼之至也又命大臣禮官及本署再行奉審允合愼重之道臣職事所關有一日之責敢貢愚見伏乞睿裁

進遼薊關防圖劄

伏以前日 內下籌勝必覽中遼薊關防圖臣以移寫作帖之意陳達於 筵席矣其後詳覽審思則我國西北邊界及豆鴨兩江之外遼海船路不合作一圖則彼我接壤處闕而未備合圖則帖小而難寫不得已作十帖聯屏略搆序文以記作圖顚末而大臣

方未行公備局不得以草記陳啓故臣謹隨劄投進

論 大報壇攝事執事劄 丙戌

伏以 皇壇攝事薦俎進奠幣等官事臣於昨日
榻前已發其端而欲待攝事定奪而更稟定矣今則
大臣之議已 判下肄儀隔宵事不可不變者不當
嫌其煩複故敢畢其說焉夫禮家最重等威蓋失此
則上下無章名分或差誠不可不愼也五禮儀 廟
社大享 親祭則地官之長薦俎天官之長進幣攝
事則降其官矣其事雖攝其享則固自如也而執事
有隆殺者其意亦較然矣 皇壇之事固天地間莫

大之禮也而　親行攝行我自有等威本不關於祭禮之輕重臣之愚意則大臣攝行時薦俎依　廟社攝行進幣視薦俎　王世子攝行時降親祭一等等威不混秩秩有章矣伏乞　深加睿照特許變通俾無未盡之恨幸甚執藝之言不敢不盡無任惶恐俟罪之至

辭判義禁兼陳藏史事疏

伏以臣迫於荐　召惶恐承　命而不但私心怵然有不自安亦有甚妨於公事者不得不煩瀆於　靜攝之中臣罪萬死金吾被查人韓永徽即臣異姓再

從弟李東彥亦臣同姓袒免之親法雖無當避之文
情則若期功之屬其所被查郎人世間所無之事以
臣而干涉其事人必不謂之至公且近日左議政臣
徐宗泰以俞正基異姓之親而陳疏特有囘避之
命今臣所處亦無異此則韓永徽柳德玉李振海等
似不敢查按既不能按獄而虛帶其任亦無此理伏
乞 聖慈亟許遞改臣金吾兼任以幸公私且於太
白山藏史之行臣當陪徃於今月內而亦有可以禀
定者登對未易敢此附陳焉當初以附錄異於實錄
陪徃堂上既去使號道臣不迎於境上而其他侍衛

軍及差使員則依舊陪進矣即今飢荒日甚又迫農
節每邑百餘人每道三邑守令奔走道路亦甚可慮
臣意以爲旣減他儀節則差員三員當減其夫馬道
路等員只存都差員可以兼察侍衛軍以邑大小其
數不一而調發大抵百餘人云雖減其半亦可成樣
爲飢民除弊則大矣且臣曾以 宗廟儀軌纂集事
如廟制世室等議考史之意陳達蒙 允矣儀軌之
役尚未就緒政院日記及該曹文書亂前事無可考
信多有闕漏今行考史時凡係 宗廟之事可爲後
考者前日啓下條件外並一一考録且 各室玉册

謚册存者無幾　列聖誌狀所録文亦多不備故求得私家所藏文字幾盡收合而私録文字不可準信亦爲一一校讐以來並録于儀軌中實合事宜而不敢私自考校並令該館禀　旨指揮幸甚職事所管贅陳於辭章亦甚惶恐臣無任惶懼祈懇之至

以病辭職兼陳　皇壇祭文事劄

伏以臣水土所傷久有風痺之漸去年以來證情日加而不敢每每控辭雖强病從宦常有朝夕莫保之懼矣今春風寒異常職事稍勞則感冒之候作歇旋苦瘀飮益盛肢體頑麻適當　玉候違豫又不敢休

告昨日 宗廟敬寧殿奉審時左手足麻極生寒行步猝艱僅僅還家生寒處轉覺無力坐臥亦不能隨意加以頭暈膈煩達夜失睡醫人之素知臣本病者莫不以為不急治之必成難醫之疾雖微醫言臣亦自危之矣籧篨戚施僅一間耳設使賴天之靈得以復起為人亦非時月間事臣所帶本兼諸任無非緊重而金吾之務淹滯許久臣與諸堂互有事故又值齋戒尚未一按諸囚令臣之病又復如此自此似無了當之期此豈 聖明軫念刑獄變通差除之盛意微臣不量才分冒受 寵命之初心也念臣無狀為

世所僇滓穢之蹤到處罣碍而崇班顯職若固有之
前後冒沒亦已多矣此不但爲人所嗤點造物者亦
且疾之福過而生災近死而不可復陽受 恩最深
而陳力無望竊自悲矣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將臣
本兼諸任新授資級並許鐫改俾得安意針灸以尋
生路以終 天地生成之澤不勝幸甚臣於秩宗之
事有欲禀定而未及者 大報壇親祭冊祝之文前
歲肇祀時固當備叙其終始事實而年年香火且無
窮矣其文不可每每如此又不必一依 宗廟親祭
之別撰祭文宜自今年定作一式永爲行用且或

國家有故當有攝行之節攝行之文亦可定一式乞
命藝苑分付詞臣依此撰進俾爲永式允合事宜臣
旣有所懷病裏耿耿謹此附陳不勝惶恐

撰進　皇壇攝事祭文劄

伏以　皇壇攝事時祭文有令臣製進之　命臣以
孱學代斲於莫大之禮惶愧何極謹按　大明集禮
及五禮儀每歲　廟社時享祝文並用二句且　聖
明已允臣前疏不必備叙之請故謹依　廟社二句
之式齋肅製進而又古例　廟社親祀有日臨事有
故則別告代攝之由若元有攝事之　命則頭辭有

謹遣臣之語故祝文更不告由今亦不告攝行之故
矣事出創始臣見識蒙昧恐亦未合禮意伏乞　睿
照苟有未盡者改　命他人以重祀禮幸甚

辭科次延祥詩疏

伏以凡　國家有考試製撰之事自　上命招詞臣
則或以館亭官次不拘弘藝兩館而自下請招則必
藝文有故而後及於弘文盖掌撰詞命即藝文之任
故耳今日政院以延祥詩出韻科次以臣名請招臣
誠莫曉其意久遠之例雖不暇引數日前春帖子出
韻時請招藝文提學金鎮圭今則鎮圭在職如前而

乃請招臣未知春帖屬藝文延祥屬弘文明有新定節目而政院强爲此無例之舉隨意取舍耶居喉舌之地者事無大小皆當審愼在臣之道毋論緊歇亦不當非其招而往臣雖不敢坐違　嚴命今方隨牌來詣於　闕門之外終不可因政院之差謬替人當事伏乞　聖明亟令政院改招當招之人毋使舊例廢墜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

辭兵曹判書疏

伏以臣衰年痼疾常有朝夕莫保之憂煙瘴所傷多劇於春夏換節之交近日左邊頑痺之證頓加於前

歲脚軟手疼痲極生寒兼有休息泄痢是亦痰濕所
祟見人之有此證候者不成感施則輒多暴死臣誠
凜然危懼惟願乞身休養以保餘命且臣滓穢之蹤
觸處罣碍斂退之思眞若痿者之不忘起陳章對奏
以冀　生成之澤者前後寔出衷丹非敢自惜軀命
亦恐名辱身蹈上累　大恩而顧戀　榮寵遲徊至
今只緣臣無特操故耳春官本非劇務而病不堪任
嘗　恩獲遞兼帶諸任庶可次第控免矣本兵之
命忽出於千萬夢寐之外驚惶震惕罔知所措坐違
嚴召縮伏數日又未敢輒辭盖臣素不理於口　清

朝公議必不置臣於萬萬不似之地以輕官方何待
臣自處也臣少嘗以言語文字忝備　禁近而無所
裨補及今憂患疾病神精已消亡矣僨事耗財傷孱
亦難濯矣何有可取而邇來靡職不擬無官不踐有
若眞有才學可以任使者豈特臣内省而自媿物情
固已不快矣而兩銓之長即朝中極選使臣迭處於
數歲之内恐非所以愼惜名器崇長廉義之道也此
職之難稱久矣尤莫甚於近歲前任諸人莫不以罪
聞況臣平居罕與人接武弁之知名面者甚少設使
無此情病何能甄叙拔擢以塞許多武人之望乎百

俯思度實無冒承之理寧受鈇鉞之誅不敢重誤
國事復取危辱區區之心已自斷矣伏乞 聖慈俯
諒崩迫之懇亟 命遞改臣新授職名及諸兼任仍
許優游閒散以尋生路不勝至願且嚮者金吾之劾
臺官深慮其瘝曠 聖上推仁而體下只許遞任終
追譴責雖使臣自爲之計何以加此兢惶感幸至今
未已臺章所謂隱痛于中者亦聞臣區區私情之惶
恐不敢自達者也臣嘗讀 皇明王世貞之文其父
嘗死於刑世貞後拜刑官言者以爲里名勝母曾子
不入世貞不當作刑官世貞上章曰臣豈惟不當作

刑官亦不當作官 國家法制森嚴非若宋人之可以情請而他改也臣於是未嘗不悲其情而因自悼也凡子弟之於父兄雖平居燕喜之所誠有不忍見於身後者若其死生宛轉之地寧有願見而不泚其顙者乎是以從前金吾有稟則臣必以此情訴政官而免擬者非一此則臣亦可私自周章者也至於意外 恩擢瀝血之辭例歸飾讓 嚴召之命日日荐降臣欲以情請則猥越不敢一向違慢則分義是懼又不忍緣臣之故更提既往不得不抑心悶默冒沒出謝而對人面騂中夜獨欷知臣者爲之傷悶不知

者疑其出處而臣亦不敢自恤也臣旣不敢言而冒出則坐府安敢避也無訊鞫取招則取便坐他司流例也僚堂引入久未開坐事勢也中間但有一僚可與坐而臣病不赴者數日滯囚淹查之責何可逭也臺評之及固其宜也而以私廢公似非臣冒出之初意也所可恨者　聖上有天地父母之慈而臣乃自疎於　仁覆之下始不敢陳暴情實即釋難冒之任反使人議其後以致重損　國體此即臣之罪也凡因歴職而加賚者苟不勝任則輒收其資乃令甲也如邊倅營將之類是耳臣旣以不職解金吾之任金

吾之資尚未收還不但臣心之不能一日自安在
國家愛惜名器之道亦不可苟然仍授亦乞 聖慈
亟命收臣新資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懼悶縮涕泣祈
懇之至

辭判敦寧疏

伏以臣得全此首領者亶荷 天地之仁也尚保此
知覺者誠無匹夫之諒耳彼雖凶惡無狀爲人臣者
持此名尚安所歸始即泥首 闕外以嚴 天誅
恩叙出於意外獄事從以收殺臣亦不敢抗顏都市
走出城門投寄鄉村驚魂惴惴神識散亂彷徨天地

若無容身之畔敦府　新命忽下於此際祗奉除書感淚被面思欲瀝血披肝訴此危苦口呿而言不出手顫而書不成飲泣而還止者屢矣臣無功能而驟躐崇秩多辜過而每荷湔濯此在　公朝失任使之道於一身爲須乘之灾況以難安之蹤處於積毁之中常恐自取顚躓終累　大恩今者湛宗之禍已基於凶言雖天地鬼神昭森在上　日月之明無微不燭顧世道日危時變無窮畢竟魚肉臣亦自知其難免矣然而魑魅之形莫逃於禹鼎　乾斷赫然渙號丁寧遡聽者猶可感泣況臣之逭金木之誅而受鞶

帶之錫者乎從古人臣受枉羅酷者何限而沒世或不能自伸未有如臣之不待自辨而快蒙昭晰於日前者也天地有生物之仁而不能使枯荄再榮父母有生育之恩而不能使死骨復肉伏惟 聖主之恩誠天地父母之不如也惟臣家子子孫孫世世生生長祝 聖恩與天無極而已雖臣糜身粉骨何足以報其萬一也即今凶人已斃一處分已嚴臣何庸一二自暴而盖此輩之積怨於臣家特以庚申事耳己巳以來彼既甘心而逞毒今又欲構殺其子弟爲世充報仇其亦甚矣嚮者置臣於必死之地幸賴 聖

恩以至今日亦何嘗一日而忘臣哉而顧臣自甲戌
以後在朝無幾則未有因朝政而可指爲臣罪者惟
金春澤爲臣妻黨見其方出入於生死之間謂可以
此陷臣遂加以心腹之名凡主謀助勢前後左右等
口不可道之言無不擧臣名而置對於　淑問之下
云竊揣其計特藉口於春澤專爲陷臣而發耳其言
雖至凶極慘俱是懸空架虛茫若捕風誠無可以指
的而爲辨者而惟其所謂人心離合之說不但臣所
不言亦未聞於𦣛日奏對之間者臣則以爲皇天
祖宗付托之重百僚軍民顒若之望不可不顧若因

王世子三疏之 批而夬許所請以得萬姓歡忻慶祝之心則大爲 宗社之幸云爾其時記注今可攷也前此有申浯者投疏未徹而有日宰臣陳以人心渙散之說凡奏對之言乃 聖明之所親聞者又事非久遠而此輩猶能各自改換句語以爲陷人之貲況 聖明之所不聞乎臣自少出入 筵席難記其數而雍容一堂誠意藹然眞有都俞之盛未有如兩夜之對者反汗之時 天心感發 玉音掩抑臣私心竊以爲此即 聖人惻隱之端而至誠未有不感者也豈謂此事反爲微臣萬戮之罪也至於溥疏一

出計在傾陷自非指嗾而掩護者孰不欲根究虛實
痛絶亂萌臣伏見　聖上深惡其情狀而按鞫未幾
大臣引嫌獄事有延拖之慮誠欲　聖明開釋大臣
敢請入對仍請郎屬不職之罪語次轉及於獄情盖
伏聞溥之疏下有欲陳疏擊鼓以明其不與其謀然
則張皇多士之名卽多妄冒獨隨溥入　闕者數人
爲其同情且非溥不文者所可自辦故亦請拿問殊
不覺其獨請拿人之大乖事例此誠臣輕疎不經事
之罪也凶人乃以擬之於鹿馬之奸盖與溥脉絡相
關凶險相若故怒臣而陷臣者尤在於此耳然若使

臣早自斂跡俾世相忘則雖有凶人必不能陷臣至此而係戀 明主感激 恩遇靦憫既多而不忍便訣乍退復進遲回於險途人多爲臣危之今果陷此大僇尚誰尤哉自此容息於覆載之間者亦 聖恩毋尚何望彈冠結綬以辱搢紳之列乎心膽已墜夢寐皆惕惟有溘死之願而已且臣前日所坐罪名至重臺言甚刻今臣罹此罔極之誣雖不暇陳暴其時情實而因凶人之誣逭自作之孽則亦非 聖朝政刑之中而時議且不平矣臣之仰首哀鳴亦知惶隕而殘命未絶之前不可虛紆 聖恩伏乞 聖慈俯

察臣危迫欲死之情特許收臣官秩還臣罪籍俾得退塡溝壑以終 天地生成之澤焉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泣懇祝之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凶人罔測之説何足掛齒卿其安心勿辭斯速上來行公

辭右議政疏

伏以人主之職莫重於置相以我 聖上明睿所照宜致其考愼人臣之義尤在於量力雖以臣至愚極陋自知則甚明此時何時臣是何人而 聖明乃不謀於廊廟誤簡匪人以貽中外之譏議乎臣不暇遠引前古自 殿下臨御以來所任使宰相凡三十有

餘人徃徃有罪惡無狀者固不可言若其枚卜序陞莫非極一時之選寧有空疎鈍劣之聲望閥閱而一朝叨躐如臣者耶 殿下猶以今日 國勢姑無翦爲傾覆之形謂可以具臣充位苟度其時月乎噫上天疾威生民殿屎朝論潰亂氣像判渙人心危惡大獄相仍歷數前世英烈之輔自姚宋等輩人似不可指手 聖上雖寤寐豪英立賢無方猶患其難濟今反取無能負罪寡見忤於當世者擢任於人望之外不但鵜梁鶴軒爲衆所笑眇視跛履其何可強責也凡人君之取其臣其道不一或以德望學識或以才

能幹局或以奔走勤勞其取之也未嘗不與衆共之若臣徒藉先蔭弱齡通籍顚髮今已種種矣身事本末 聖明豈不俯察若德若學非臣之所可論而亦嘗耗敗軍資至被濫滑不法之辱無才可見矣罪戾屛處之日比在朝殆過半矣豈曾有奔奏之勞不知
聖明何所取於微臣而不待金甌之卜斷然特簡曾不少疑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其身之不能安而能報國者未之有也設使臣眞有學識才具果可當於是任者數年以來屢遭口語陳情辨暴殆無虛時至于凶人之言而極矣雖蒙 天地父母夫賜昭

釋臣則凜凜危慄殆若大禍當前更何顏面重入脩門厠于周行且臣前日罪名緣臣顚妄尚切惶隕今不敢事事自辨以傷大體而臣若素見重於同朝其特言議豈無一分顧藉而大臣疑之以視之亡如臺官斷之以縱恣無忌至有更加竄逐之議云斯皆人臣之大罪士夫之至羞其見棄一世有罪未勘如此數月之內亦無一事可以湔洗其罪者而徒被凶人之誣矣其所被誣自是別事得以昭釋而生全者可謂萬幸何關於前日之罪而牽復之不足又有此萬萬不敢當之 誤恩有若前無可罪後有可褒者

然雖以臣自私之心反覆思量終莫曉其故世之持
清議者其駭欝而不平當如何哉夫執政之臣一世
之所瞻望朝廷以之輕重其人望實皆副則非一人
之榮乃朝廷之光身名毀辱則非一人之不幸乃朝
廷之辱臣之受侮不少上累 聖眷者亦已多矣今
何敢貪 恩叨冒更辱 明廷乎臣以十數日前泥
首請死之人遽叨此曠世絕異之 恩赴湯火爲糜
粉義何可辭若又只傷一身之廉義則亦何敢避矣
而今不顧 朝廷事體冒沒承 命則辜 恩之罪
此反爲大寧受違 命之誅豈有一分可進之勢也

徊徨多日以俟物議今始披瀝肝血仰干鈇鉞瞻望
雲天感涕如雨伏乞　聖慈俯察臣危苦之情非出
例讓亟　命改正臣新授議政之任更卜賢德以幸
國事不勝大願臣無任感激涕泣懇迫祈祝之至 答日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才德允合輔弼今玆特卜夫豈偶然至於年少乖激之論不足介意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再疏

伏以臣昨陳疾痛之號冀蒙　父母之諒而干冒
宸嚴罪則萬死　聖慈天覆誅責不加　恩言過重
近侍遝宣適可以駭四方之聽累　日月之明矣臣

爲臣榮寵增臣罪噫惟才與德豈可易言自漢唐以來居大位而享此名者盖尠其人糞土賤臣最下於今人毀辱搆誣見棄於一世今欲爲恒人而不可得聖明雖不難愼有此　誤恩又豈可指瓦釜爲黃鍾享弊箒以千金尤取人譏笑也繁纓小物聖人猶惜其名　綸綍至重其何可屑越至此也臣之上累聖眷固已久矣今又以過實之名貽譏於　聖主雖減死萬萬何足以贖其罪也臣乃敢安而受之若可承當者是自欺而欺　殿下耳臣所以一倍惶恐蹙恧尤不知死所者也且臣前後所遭口語　聖明以

矯激之論不必介意爲 敎近日廷臣處崇顯之位
孰有如臣數年之內多被人齮齕僇辱蹈藉無復餘
地者乎任過其分理宜顚躓而凡係臣事必欲文致
臺言沸騰峻論層生念臣近年在朝固未嘗與人崖
異角爭叅涉其論議又未嘗久當要地取怨於黜陟
榮枯之間而被嫉見輕一至於此是臣平日行己無
狀不能見信於同朝門户爲世所僇人必羞與之比
肩若此而其可曰彼誠矯激我何介意揚揚若無故
之人出入於具瞻之地乎彼則不但不自以爲矯激
方且恨其治臣太寬尚無駁正之論容臣自辭亦自

異事然持臣者猶以臣必有士夫之操意臣不復進取於危辱之後今乃冒没而承　命則其賤惡臣凌蔑臣更如何哉况凶人之言至今思之夢魂亦驚心骨俱寒如使戰國决烈之士當之必已刎首刳腹以明其心跡而臣則徒恃　天地再造之澤猶自眠食於地上聞人聲則輒悸對人言則有靦平居累唏忽若無生自此復有當世之念狗彘必不食其餘矣凡世之一種包藏禍心者其氣類相合必非一人經營積慮所由來漸矣以其殺身而不顧者見之又安知不踵其凶以冀投杼之惑也各登急變之書身處鼎

鉉之位卽古今之所未聞也其欲甘心於臣者必甚於前日以臣易危之蹤何所恃而不怵然驚顧也雖然此特臣一身之難冒而不敢安也事有大於是者臣竊觀自古人君求賢不誠任用匪人終致危亂者不可勝計臣雖疲劣受 恩至此若見 殿下誤簡宰執將敗 國事臣必裂麻哭庭以悟 聖君豈敢自審其不勝任而貪一時 榮寵以負我 聖明也臣千思萬量氷炭交中耿耿中夜心口相語生無以報此 大恩惟願溘然速化以圖結草之酬臣情至此可謂悲矣臣誠煎灼崩迫不免復此覼縷死罪萬

萬伏乞 天地父母更加憐察亟許改正臣新授官賫更卜賢德以幸 國事焉臣無任兢惶激切涕泣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坐違 恩命連暴微悃 嚴誅不加 溫諭荐降上損 國體下虧分義在臣之道豈敢復事瀆擾而人情窮則號天疾痛則呼父盖其窮急困篤不於天與父而誰當訴況其仁愛顧復誠有可望者乎今臣之情可謂窮矣煎灼崩迫甚於疾痛疾聲號呼猶不知止 天地父母不其諒只夫羞惡之心人所

同有而屢遭蹈藉耻辱至矣惡逆之名聞者代怖而搆成罪案凶慘極矣雖　天鑑孔昭以其言爲矯激察其誣之罔測然使數人分此橫逆猶不可靦顔於一世况在於一人之身而可使其包羞於千萬人所瞻望之地乎臣從前受　恩如山而實無塵露之效聖明之所以寵榮臣至此者誠莫知　造化宰物之意而若念其舊嘗出入於講讀侍從之列憫其晩而畸孤不受衆憐以至於十生九死之域則宜使之屛歛其跡遠避危機獲保其溝壑之命此眞　天地之仁也父母之慈也前世賢君保全其臣子多用此道

如唐之李泌豈不是賢才又是三世賔師而暮年江西之行曲有恩意至今使爲人臣者不勝其感泣如臣者生無益於縣官固無足比數而以 殿下之仁聖豈容使唐宗專美也苟欲臣得全其性命則今日違衆而 寵臣適足以增臣之罪禍耳然而臣子之身已非己有 大恩莫酬糜粉難辭區區一身之死顧不足惜而臣若當衆怒而不懾蹈危穽而恬然強僬僥之力而荷丘山之重顚沛立至 國事隨敗公言奮起罪孽難赦則臣雖欲望慈於 父母 聖明雖欲曲貸其須臾之命亦不可得矣 聖明亦於其

時其可曰矯激之論不足介意臣其敢曰臣嘗辭不獲 命以至乎此乎以臣愚昧亦保其必然 日月之明寧不照察臣明知其如此而貪戀 恩榮突然冒出則無論其將敗 國事此其罪已足萬死臣所以守死違 命寧欲早受鈇鉞之誅庶不貽害於國家而臣之酬 恩萬一亦在於此也且臣伏奉批旨謂臣不諒 聖意過自撝謙又責臣以念時事之多艱若望臣有可以匡濟者凡人在水火必死之中得路人一引手之救以獲其生尚不可頃刻忘其恩今臣之所遭如何 聖明所以全活寵遇臣者又

何如而苟非木石之人豈有不知銘鏤其心骨者乎傍觀猶有感激爲臣泣者臣何忍不諒 聖恩也惟其感 恩也至深故不欲以不肖之身累 聖明而敗 國事耳臣之前後所自陳者到今追繹尚多過自恕已不無尤人者自他人觀之必有嘲誚悔亦無及於謙何有若夫時事之多艱婦孺亦知之臣雖無狀豈敢不念正屬艱危之會故臣不敢徑進矣使明廷有和平之福世路絕鬼蜮之奸則雖如臣等輩亦可以隨力而自效而以今日時勢以臣危厲之蹤駑劣之才敢意其終踰絕險措 國家於一日之安

哉此必無之理也而 聖明猶若有將伯助予之望於微臣者此尤臣之惶恐欲死者也臣情蹙理窮不得不冒死更瀆伏乞 聖慈哀憐其危迫之情亟許改正新授官資更卜賢德以濟時艱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懼死罪涕泣懇迫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如渴之旨再宣諭卿改圖巽讓之章三上由予誠淺益用愧恧無以爲諭隱持旨爰立夫豈偶然哉前冬筵教可想予意之已定矣凶人必欲驅卿於罔測之科而予察其誣置卿於具瞻之地若非平日倚信之篤必不如是也惟當期回避心夾輔王室予豈可捨卿卿胡忍棄予耶疏中所引李泌事有所不然者唐之代宗知元載之惡而不能退以載不容泌匿泌於遠藩非人君之道則非今日之可法也目今廊廟空虛鞫獄遷就決不可一向控免恝視國事卿無困執即日登途勉副至望

四疏

伏以臣自昨伏承　聖批以来一倍感惶終宵涕泣不知死所臣最蒙　天地父母生死肉骨之恩誠莫知其所以然譬如草木羣生涵濡於雨露之滋而不自知也今承　恩旨始知　則哲之明失於糞土之臣者果如是也人臣之見倚信於君父者千載不數人耳其才識力量可以柱石乎一時則臣主俱榮不然而誤倚信於匪人畢竟敗事病國罪之而無救於危亡者亦時有之　殿下臨御數紀閱人多矣賢愚善惡衡鑑審矣屬此艱虞益宜求賢如不得已而今

乃不謀宰執特 簡平日所倚信者不過如臣闒茸
之人毋論前頭敗事之憂目前取笑於四方已不貲
矣 隆旨之下臣未敢自以爲榮但有懍惶震越感
銘心腑而已噫士生斯世立身本朝孰不欲上結
明主之知下紹家世之聲同寅善類夾輔王室也若
臣行己無狀半世汚辱踈棄多時誠恐永墜家世之
聲辜負 明主之知也况今年齡衰邁志氣可知讒
誣驚心萬念成灰窮奇險釁竊自悲矣安有才猷可
以一分仰副於 隆知者乎惟願速被辜 恩慢
命之罪以安私分而已且臣於 聖批中何忍棄予

之　教尤不勝感涕盈臆臣十數年間在朝之日無
多每念少日嘗備　禁近雖江湖嶺海之時魂夢未
嘗不在於金華厦氊之間近者得以瞻近　清光塵
數歲矣今何欲自遠於　象魏之下而誠以危厲之
蹤上累　日月之明故耳至於唐宗之失君道誠若
聖教臣果誤引而若其保全臣子之仁則尚不能無
望於我　聖明也臣頃日伏見　聖上答首相之批
聖意似若欲使臣按治溥獄而旣非　明命于微臣
者又臣方力辭　新命終若準請按獄非臣所可言
故再三陳章未敢並辭今以鞫獄遷就諭臣以不可

慤視 聖明必不俯諒臣情跡之不可干涉於此獄反有甚於諸大臣視臣爲無故之人乃有是 命耳夫三大臣之數月胥 命今不敢入城者豈不以被溥潛之誣也二大臣之苦辭其位而不欲更當按獄者亦豈不以 聖教之責勵乎今臣並有其二嫌而情跡危厲不啻倍之蓋溥潛之言其事同貫而誣辛巳諸臣則不過曰掩諱凶言潛則以臣請拿溥疏下爲罪而搆臣以滅族之禍被誣雖同淺深相懸矣嚮者 聖上之責勵大臣自是一時戒訓比臣之顚妄昏謬壞獄體而蒙 顯責受言官無限僇辱者固不

可同日而語則難安雖同輕重自别矣臣而可以更按此獄諸大臣孰非可按者然而 聖上終不强令坐槐棘而論囚任其屏退許其辭免盖欲其伸難安之情遠嫌疑之跡體羣下敬大臣甚 盛意也臣則固不敢以大臣自處而雖更拜金吾之任不敢再當此獄則决矣以 聖上一視之仁寧有異施不使各得其分願也始臣不覺埳穽之在前横身而當之者可謂極愚妄矣一言發口已爲凶人所陷今又不顧罔極之言攘臂而當之眞是言者所謂縱恣無忌之人豈但一世士夫喙唾胸詬雖獄胥羅卒亦必指臣

曰此人又欲以性命試之決是無人心之人也且溥
兄弟怨臣次骨見臣主獄必欲設計驅逐如趙泰采
世之樂禍而慣爲凶險之言者又從而危動之臣雖
欲不辭而承一命以完鞫事不可得也刑獄明主之
所欽恤也雖得其情而致辟使死者無恨於心猶傷
天地之和苟於其間一有可指以爲言者何足以服
人心也臣誠無狀縱無可以論道濟艱仰弛　宵旰
之憂亦何敢冒當猜嫌之中傷　聖明平明之理乎
伏乞　聖慈深諒臣萬無可當之勢亟許鐫改臣新
授官賚更卜賢德以幸　國事不勝幸甚臣無任惶

懼屏營瞻望祈懇之至

五疏

伏以臣昨於史官之歸路陳危苦之情而偃然在外違拒 明命遠屈使華屢辱 恩旨臣子之義豈容如是每一封章惶懼欲死 天鑑雖昭不有顯誅何察微衷臣罪雖深與其冒沒寧坐干瀆玆又不避萬死之誅敢申崩迫之懇臣之不敢當於按鞫者本非臣規避之計也若能深計一身之利害必不初承金吾之 命又非臣強引以爲嫌也若無嚮者 前席之一言何被臺叅與潛誣令以被誣最酷者治其誣

之所由起首壞獄體者按其獄而蔽其終此何以服人心也夫嫌疑之際聖人亦慎雖以周公之聖猶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先王三叔之誣天下共知之周公豈爲身計哉周公而尚然三代之際亦如此況臣之無狀乎況今之時勢乎且伏聞領左二相相繼釋位此固文雅須時望爲　聖上所眷重者一有難安必辭乃已況臣下流之處嫌碍之深而其可以叨承誤恩獨當此時乎今使臣不顧嫌碍復按其事所按諸囚必謂臣憑公案而濺私憤罪雖難免心不受誅雖公聽而旁觀者亦將曰　朝廷豈無一人而必以

此人當此獄使 聖明明示典刑之意反有猜疑不
公之恨況不以潛溥爲非者其咀呪之口曷有其極
哉 聖明旣許諸大臣之辭避獨以臣爲無嫌碍可
當其事者實非臣愚迷之見所敢知也今欲鞫事之
速完莫若亟許臣瀝血之懇攺卜有重望無小嫌之
人斷之以公明使羣情咸服也臣旣無望於代天工
而濟時艱又不能備任使於訊鞫奏讞之事徒紆
寵渥顧將焉用然此皆臣受 命之後所可論者若
其自量而自盡則反復已審矣自被 新命顧臣何
所不思亦嘗心口相語曰我自出身之初常在近列

最被 恩顧瘴海炎陬我當死矣 聖上還之凶言
極誣我當族矣 聖上察之 天地之造惟我獨蒙
且罪禍之家爲世所棄而 聖上獨加哀憐彈射之
論比歲愈甚而 聖上益垂剪拂從前簡擢無在於
罪戾之餘今日 異恩尤出於萬死之中人臣受
恩至此湯火在前猶不可避區區廉義禍福亦其敢
顧雖今日承 恩明日被讒而死一身不足惜也旣
又反而思之曰一身誠不足控搏一擧足而受 命
則百責當萃吾其可弭天怒而濟民窮乎化人心而
挽世道乎朝論潰亂何能致寅協之風綱紀解弛何

能成整頓之效不但不能如此昏耗憒憒使 國勢
如水益下雖被覆餗之刑 國家已受其害則辜負
大恩孰大於是況其身之不能容於一世而能做
國事者古未之聞也然可以危此身而少補於 國
家亦所不辭若身與 國俱敗無寧早被違慢之誅
得免誤 國之責也今雖辭榮於危辱之後亡羊而
補牢固知無益於身名而知難而止足亦可以少報
大恩之萬一以此憮然自沮不敢爲奉承 嚴命之
計矣此實臣肝膈之言寧有一毫矯飾以欺 天日
也臣數日以來宿病因感苦劇神思昏迷雖不能罄

竭悃懇而情溢於辭不覺煩猥尤增死罪伏乞　天地父母俯諒臣煎迫罔措之情亟許改正臣官銜以重　國事仍治屢瀆之罪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無任惶悚懇迫之至

疎齋集卷之五

疎齋集卷之六目録

疏劄

因李榕良疏引咎劄
嚴教後引罪劄
因洪重休疏引咎劄
別諭後辭職劄
因沈壽賢疏引咎疏
因權斗紀疏辭職劄
因尹德駿疏辭職劄
辭左議政疏

再疏
山陵陳弊劄
上候少安後陳戒劄
因權詹疏辭職疏
辭職劄
因李真儒疏辭職疏
對良役變通收議劄
投進癸巳洛本劄
辭左議政疏
再疏

因魚有龜疏引咎劄
請裁酌都監賞典劄
因金楺 筵奏引咎劄
因徐命遇疏辭職疏
再疏
五疏
六疏

疎齋集卷之六

疏劄

國李裕良疏引咎劄 丁亥

伏以臣卽伏見掌令李裕良疏本稱揚　聖德請上

尊號而謂臣拜　命之初不卽陳請大加非斥語意

深重臣於此不勝惶恧莫知置身之所也以臣鯫頋

之蹤當　國事判渙之日雖不能抵死力辭黽勉就

命而凡係大小　國政固不敢措一手獻一策以副

我　聖上委寄之責矣今此憲臣所言實莫重莫大

之議也惟我　聖上臨御以來盛德鴻烈不可殫述

而惟是 皇壇報祀之義實萬古有國之所未聞也
誠可以增光乎 烈祖有辭於天下羣下之心豈不
欲揄揚 徽烈昭示無極而 聖上撝謙之德度越
百王頃年冲挹之 旨至發於吟詠臣誠不佞亦嘗
欽誦竊以爲 聖上由中之誠藹然於言意之表將
順其美乃人臣事君之道也自叨匪據未敢以爲請
矣至於引據大義責之以輕重之分則臣雖無狀嘗
得之於家庭之緖論聞斯義也甚早不在於憲臣之
後然臣以不肖受 恩罔極致身此地而旣無見識
不能以父祖之所以贊 聖祖大猷者謦咳於吾

君之側仰裨 繼述洪業臣之私心慚恨實在於此
豈謂今日又陷於昧大義之罪也臣誠無顏面可以
仍據於百僚之上以重其譏議伏乞 聖慈亟削臣
職名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嚴 教後引罪劄

伏以臣自伏承 嚴教惶恐震悸恭俟譴誅不敢輒
上引罪之章 聖度海涵尚加寛暇臣自數愆殃感
泣 洪私 聖明不察臣無狀擢置臣於輔相之列
臣亦不自量其見識徒以憂愛之悃屢瀆 崇高之
聽殊不知精誠淺薄無以少槪於 聖心焦憂若狂

强聒不已 溫諄之諭旣勤而猶不知退宜 聖明
有此責厲之嚴雨露霜雪何莫非 至教况不遠復
之端藹然已見於儒臣之戒臣何敢更以此爲言而
但臣所叨即 殿下股肱心膂之托所論即 聖躬
疾病愼重之道四方聽聞不詳臣狂愚將謂 聖朝
不恢聽納之量是緣臣瞽言上累 聖德此臣罪擢
髮難贖也臣雖至愚豈不知 聖上所守之至正而
時義之變聖人亦欲其避凶而趨吉夫剛陽之德豈
不是正且貞也有時乎爲艱與厲臣之過憂正在於
昇矣而今何敢更覼縷也惟是區區至憂耿耿難删

尚顧　明主舍己從人深戒乎萬有一危之道也臣
雖受罪萬萬亦所甘心臣久抱危篤之疾又被人譏
斥而急於祈請强羞忍死再赴　朝堂病勢添苦情
跡難便雖非罪尊實無陳力之望伏乞　聖慈先許
遞臣職名毋使久辱廊廟仍治臣罪以戒妄言之人
不勝幸甚

因洪重休疏引咎劄

伏以臣卽伏見修撰洪重休疏本毛骨悚然不知死
所　陵寢事至重臣子之必誠必愼者莫過於是奉
審獻議之際萬一有不誠者此其罪安可一日容息

於覆載之間也嚮日改封築之論忽出於近班臣固
莫知其由而今者滲漏淺深未可臆決之言又繼發
矣不知此後更有何說也昔在 仁祖朝 穆陵莎
土雨傷故大臣吳允謙洪瑞鳳奉審議定改莎其時
異言亦喧騰至有拿問中使史官仍請再遣他大臣
奉審銀臺日記今可考矣今日莎土傷圮與 陵寢
崩頹又不可不明白區別伏乞 聖明亟命有司先
問中使史官原任大臣今多在朝特 命再行奉審
若 陵上莎土傷圮之外封 陵之土大段崩頹不
可但改傷圮之莎雨水滲漏之跡亦有可見者而臣

等初不以實上 聞者下臣司敗以正 國法卽攺誤定之議速完修攺 國事公法俱爲允當臣雖萬戮亦所甘心至於變服哭臨之節從前 陵莎傷圻亦非一二未嘗行此禮火延雨傷輕重不同禮官之未敢稟裁者正以其無於禮之禮故也防墓之崩仲尼泫然而涕未聞其變服而哭況莎土之傷比墓崩則甚輕者歟苟廢其應行之禮臣亦何可獨逭其責乎且不卽仰請修攺則前例必待霖雨之霽不但日官之拘忌而已古人有雨不克葬攺卜其日者葬猶可緩況修攺乎畢竟奸宄之作謂由始謀之不臧則

非臣愚迷所可逆料也然臣空疎無狀獨當大事人言如此萬死猶輕況臣苟不能殫誠盡禮使 聖上奉 先之孝一有不盡則雖萬死何足以塞其責乎席藁私次以嚴 天誅更乞速 賜處分以快人心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昨者洪重休之疏語殊甚謬妄故才已峻斥矣今因卿劄取考 仁祖朝乙亥年日記則其時 穆陵叅奉牒敍頭辭極其無狀以致異言之喧豗而羅萬甲至以謟字加之於大臣有若奉審大臣以下諱災欺君者然 仁祖大王深惡浮薄之習特罷萬甲之職則今日之事寧有一毫致疑而不信大臣更命他大臣奉審乎此其事理之必不然也況 陵上改莎元無可疑之端而浮薄之輩敢以陵寢崩頹筆之於書驚動人心此予所以痛心者也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待罪

別諭後辭職劄

伏以昨者喉舌之臣儼然辱臨雲漢之光爛焉昭回此固 聖朝所以待耆舊賢輔之禮也況 爵旨隆重勉戒丁寧諄然 誠意有可以感及豚魚矣臣是何人其可堪承亦非木石寧不知感三復涕淚咽不成讀在臣分義毋論疾病情跡之如何只當躬造釦陛稽首陳謝而病昏方甚無計自力略陳危悃以請轉達終宵惶隕無地措躬臣久抱危疾常有莫保朝夕之憂而 天地父母猶有未盡矜察者盖水土之傷先敗胃氣水穀下咽者皆成痰飲痞結胸痛咯唾俱赤流行肢體壅滯脉絡半身頑痲痲極生寒年

邁氣衰歲加一層今歲雨淫益復沉重行動拜跪之
艱巽痿躄者無幾此豈一時微恙可望差可耶至於
情跡臣之半生莫非險巇特　聖明拂拭於人望之
外以至于此耳凡臣之當一事發一言類多指疵從
前屢蹈危穽大抵不能見信重於當世則甚矣近日
人言雖荐蒙　聖上開釋之恩今無可以辨暴而但
關係至重事機危怖囂囂者本不但一人之疏云臣
以風波積畏之餘喘安得徒恃　上眷晏然自在不
爲之怵然驚懼乎又謂之不能體　聖上奉　先之
孝則死有餘責矣使臣有此病而無此情猶難自强

況兼有之者乎然臣受 恩罔極今古所罕常願肝
腦塗地一報 明主殘骸縷命何足控摶惟有竭力
忍死顚躓爲期區區身名又不敢自惜坐待其推擠
僇辱得罪而後去且不晚也而所處之地民所具瞻
誠不欲貪戀 榮寵奔走而死以傷 聖仁又不忍
抛棄廉義冥行俟辱重累 天眷不得不干冐 尊
嚴違拒 明命自陷於不恭之誅夫豈徒爲一身之
計而已哉抑臣於 聖旨夙夜憂懼之教夾輔聚精
之諭尤有所兢惶感結者噫使 聖主獨抱宵旰之
憂皆今日羣下之罪而居輔相者尤任其責 聖明

不加以流放竄殛之典方且勉勵訓誨或冀其萬一
匡濟 寬大之恩若此而涓埃之報無階自訟罪戾
尤不知死所也臣與首輔舊有三世弟兄之義幸際
明時比肩三事雖賢愚相懸其欲協心 王事共報
世受之 國恩者此固天理良彝所同得也苟使臣
少有可堪之才又能同見孚於一時可以交劑酸甘
共保太和 聖上之倚毗責勵者至此此正可爲之
會也臣之報效萬一亦正在此而自顧駑劣無足比
數不過竊廩伴食寧有一分相資相成之益仰副我
聖明期望之盛意哉若能因此情病遄解重任不至

久妨賢路推賢讓能贊　明廷敬讓之風亦可以少
答　洪私矣況臣獨任鼎軸半歲有餘而徒使災害
荐至百度墜廢雖無情病之難安者宜被策免之典
以警在位豈敢更入廊廟以增罪責乎伏乞　聖慈
終垂天地生成之澤亟許遞臣職名以幸　國事仍
治臣辜　恩慢命之罪不勝至願

因沈壽賢疏引咎疏

伏以臣　恩旨勤摯而未克趨承　聖候違豫而日
事瀆擾惶懼悶蹙增一疾病日[illegible]　天地生成之澤
得以速解重任無重瘝曠之罪矣即伏見修撰沈壽

賁辭疏提起前事責臣以分義事體辭意至嚴又咎
臣以直驅言事者於搆陷誣辱之科臣不勝瞿然之
至前冬牽復登庸實出人望之外臣之震駭跼蹙必
欲敷陳情跡冒死控辭者曷其有極臣之章疏其曰
自作之孽亦曰緣臣顛妄者無非引咎豈有半辭斥
言者以搆陷誣辱乎事與潛疏本不同貫非可以並
稱混舉至謂之神怖骨寒者豈以其同擧於一疏耶
使臣緘口俛首不出一言方可免蹈藉之斥耶俱非
常情之所可曉也然臣以僇辱滓穢之蹤荷 聖上
拔出於萬死之中徒感曠絕之 異恩不顧士夫之

廉義裒然於百僚之上雖日受人百斥尚誰咎哉難
强之疾日就沉痼今又左拳右蹋實靦面目蹤跡之
難安已非一二伏乞 聖慈俯諒臣病日深而情日
窮亟許退斥毋使妨賢路辱廊廟不勝萬幸臣竊伏
念君臣猶父子也苟有隱于中而不盡所懷者是終
自外於 慈覆之下也且儒臣又以冑筵擧措爲言
玆敢冒萬死而究言其情實僭猥死罪臣於前夏請
書 聖祖批辭於冑筵 聖上以事體未安 命還
其紙此果近例之所未有而跡涉僭越一時匪怒之
教誠出於隨事責礪俾知懲戒亦臣萬幸追思至今

感淚盈臆盖臣多見近來東宮賓僚請得親筆妄欲
從衆仰請以爲藏弆之榮而趑趄囁嚅久而後敢發
臣嘗讀宋人文字宰相子多請其先碑之額於皇帝
東宮官僚至請書其齋名如楊萬里誠齋跋可見矣
臣不識古今異宜且謂　先王大訓非若私家碑額
齋名之比因請書而達于東宮曰敢請寶翰幸蒙恩
許若古聖賢格言似勝於臨帖習字之書而臣有一
事臣祖父文貞公臣敬輿有魚水契於　孝廟嘗有
至痛在心之　教又稱以大人先生不但臣家世世
子孫之所榮感此與皇墳帝典可以共炳天壤邸下

亦不可不早知此義欲進謄本冀蒙書賜東宮命卽
進之臣出自袖中跪授宮官俾展讀而進之盖我
孝廟雖抱大志密勿猷爲之外未嘗以文字詔于下
末年此 教始及於臣祖故文正公臣宋時烈嘗作
臣祖銘墓之文曰至痛在心之 教獨於公明言之
豈不如聖門三千惟端木氏得聞人之所不聞也又
嘗大書至痛在心日暮途遠八字其下書曰右我
孝宗大王賜白江李相國批辭原 批稱相國以大
人先生白江卽臣祖之號也送于臣家使之久藏時
烈傷此義之寢遠而寢忘欲臣家子孫尤不忘其義

耳其托意感慨作字奇健臣常欲爲久傳之計亦嘗聞中國人凡得詔敕必刻之金石樹于門閭加平朝宗縣人士之好義者鐫此八字於山壁盖感其地名之有是義耳臣乃謀于一家模搨時烈之書鑱之于臣祖所嘗居扶餘縣白馬江上書室之東巖臣之愚意以爲 聖祖之義可以撑拄宇宙 君臣之遇亦逈絶今古不特爲私家之榮寵可使千秋志士感傷於當日之義又念八字雖鐫于石終不若全文之久傳每欲求當世名筆更勒于石臣之感榮于斯 教本出於至誠者如此故請書冑筵仍及其事自不覺

其終歸於僭越矣臣亦曾以此　批辭爲　殿下誦
之於　筵席又入於章劄伏想　聖聰亦記有之矣
且臣所生父故大司憲臣敏迪嘗對策於　孝廟時
論　聖祖動心忍性而曰十年異域萬里沙磧笳鼓
凝情山河愴目親隨戎馬之驅馳眼看天地之崩裂
其所動心忍性豈但晉侯之艱難而止哉　孝廟謂
考官大臣曰其文殊令人感動　聖祖之至痛臣父
能言之故有以感　聖心者如此臣於前歲奉使經
過遼瀋見　聖祖淹恤之地歲月又一周矣爲之莊
誦　聖祖與臣父之文掩涕悲憤況我　聖上築壇

享祀之舉前世懿辟之所未有　至誠大義夐絶千古可以光紹　烈祖之大志有辭於天下後世如臣駑劣縱不能上贊紹述之　盛德下追父祖之遺意誠欲我東宮深知　燕翼之謨竊附於詳文祖之義而在臣私分亦與有光焉區區之誠實不外此而舉措之顚妄臣亦自訟未嘗不追悔悚然糾謬之論烏可得免而其言全無顧藉只恨臣不見信重於同朝儒臣之言今又重斥不敢終默悉暴本情辭語支蔓不勝惶恐臣無任兢惶怵惕屛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請書委折今始詳悉儒臣疏語不必深嫌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速出視事共濟國事

因權斗紀疏辭職劄 戊子

伏以臣自有金世欽事驚魂復褫心骨俱寒雖蒙
天地之仁日月之明慰諭勤切使臣安心而顧其機
關必不但已餘悸惴惴若不可措身於地上權斗紀
之言繼發則果若有所恃而無所忌侵辱臣身又復
至深噫臣誠危怕其樂禍之心故不免哀鳴彼反以
臣言爲危怕者尤見其必欲甘心也然彼且嫁之以
夷滅之禍言語之若是亦無足怪而臣之危慄日甚
一日更欲瀝血籲呼以申前懇近者章疏紛然不敢
添一瀆擾泯默縮伏寢驚夢愕食息何能安也竊伏

見近年以來朝中士大夫相攻擊如不及盖莫不積苦於風波矣然其所遭之凶且慘未有如臣者而臣則顧戀 恩私遲回榮祿尚不能息影斂跡色擧銜蘆之智曾禽鳥之不如今雖步步危穽日受下石之困尚誰咎哉況臣受 恩如天涓埃莫報苟特達之知傷 聖主則哲之明亦云多矣 聖明雖以任使之久不忍加誅罪已萬死今又出入於羿彀之中亦將救死之不暇臣何敢每每哀號於 宸嚴之下 聖上亦何可每費生成之澤也然則留臣於位著之間實亦無補於 國事若使自廢於田里俾

世相忘或可少延日月之命此豈非生死肉骨之恩也伏乞 聖慈深加憫憐亟 許削臣名於朝籍俾得避遠危機不勝萬幸臣焦灼之中舊患風痺之病遇寒增劇今日東宮誕辰不得進參於起居之班情禮闕然罪又難逭尤爲惶恐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世欽嘗試於前斗紀繼發於後遺辭絕悖誠可痛惋並施投畀之典明示斥邪之意則於卿有何不安之端乎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速出行公

因尹德駿疏辭職劄

伏以臣伏見戶曹參議尹德駿疏本其論洪重休事有曰夏間 崇陵奉審書啓措語過實而然臣看來

不勝瞿然夫審 陵重事也鹵莽張皇均爲不敬其時復命之啓苟過其實事雖旣往宜伏邦憲但其所謂過實者在於尺度之不審乎則其後修改諸臣宜言其差謬矣在於驚動之太過乎則嚮之言者猶責其不體 聖孝矣反復思惟莫究其旨而因此一事至今紛紛正緣臣叨冒匪據謬當大事也然而今日之咎臣者反異於前日之言臣誠左右疑顧不知何所措躬而盖過與不及無非罪也其言又以他人之隱度謂之謬妄則不曾見書啓之語而斷然目之以過實何也言者之言苟緣過實之啓而發則責自

有歸斥之以謬妄又何也此亦臣之所未曉也臣蒙
被　渥恩得以優游散秩無所干涉是宜更無危悃
可以瀆擾　宸嚴而昨者駭機闖發危厲熏心今又
宿愆追露惶懼亦深當此災荒滿目　聖情憂勞之
日名忝大臣之後不能出一言效涓埃每被人言輒
事籲訴非自辨則引罪前日刋名朝籍之請實出肝
膈伏乞　聖慈俯察危苦之情亟賜矜許仍治臣奉
命不敬之罪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辭左議政疏 己丑

伏以近日艱危孔棘災咎沓臻　國家正宜登崇俊

良圖任老成杖卜有 命朝野聳俟而乃使已試無用之臣再叨匪據此不但臣驚惶震悸無地置身遠近聽聞孰不駭歎也 聖上不知臣無狀繩者援之萬死之中置之三事之列臣雖仰感 天地之仁自竭僬僥之力惟其空踈謭劣觸事憒憒受 命半歲民生札瘥廊廟日輕臣亦自度其居位一日尤增一日之罪故乃敢冒死乞免終荷 生成之澤得以優游閒秩幸逭大何辜負 異恩徒竊厚廩臣心惶媿曷其有極而但不久誤 國事則亦自謂酬報萬一也 聖明之不加譴誅必察臣伎倆止此耳寧有一

分可紀之績重膺金甌之卜者乎此非臣飾辭 日
月之明豈不俯燭前日 諉恩猶可曰試可乃已此
時何時而不復難愼至此實亦臣之所不敢知也若
臣之跡甚危而病愈深歷數朝紳未有臣比臣誠不
佞從前受侮亦云多矣而自經凶誣平居累唏忽若
無生中夜思之夢魂亦驚雖懷 恩畏義冒當具瞻
之位廉義都喪永貽識者之嗤追惟忸怩無以自恕
其可以有靦之顔再辱 清朝乎且臣犬馬之年不
至篤老而憂患傷情蕭質易衰痰癖之證積成癱瘓
形骸枯瘁神精銷耗當事而忽忘小勞而生喘眠食

起居無異於七八十人尚以遲回京輦不敢爲歸死
田里之計者特以不忍便訣　明時耳噫致身此地
豈臣夢寐所曾及哉過福之灾外招危禍內爲痼疾
平生願忠之志將成蹉跎虛受曠絶之　恩莫效塵
露撫躬自悼生不如死縱使臣才識力量可以當此
重任以此情病決無冒沒自力之望況萬萬不敢當
者乎且伏念原任諸大臣在朝在野俱係良望爲
國家重輕者亦非一二人以臣庸陋凡有　寵命莫
宜居先亦臣之尤不敢自安者也自被　新命戰兢
罔措徊徨數日今始號籲伏乞　天地父母曲察臣

瀝血之懇亟許遞改新授職名改卜賢德俾濟時艱
國事幸甚私分幸甚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再疏

伏以臣欲更暴危懇則瀆冒是懼欲冒沒承當則思
量已審泯慼四五日兢惶煎灼眠食且幾廢矣 天
鑑高懸萬物皆覩而獨臣崩迫之情未蒙 矜許此
臣平日不以至誠事 君之罪也然臣之所自籲者
其言固不切而 聖明容有未盡俯察玆敢冒死疾
聲而號遑 命之誅萬死不辭嗚呼 殿下以今日
爲何等時以臣爲何如人重授大任不復顧慮自誤

人主之職以失四方之望耶近者水旱連年寒暑失候星虹作乖震雹不時山木多蝗海水無魚陰陽之變若此以臣微誠何以和之 乾剛日亢讜言不聞皇極不建淫朋日滋儉德未昭後俗滅義 袞職之闕若此以臣蔑學何以補之飢疫流行札瘥無數征歛日甚愁詈朋興生理斷絕盜賊歲滋邦本之瘁若此以臣薄德何以固之士論橫潰朝風漸薄義理堙晦廉恥全喪紀綱不張私意公行四方之本若此以臣輕望何以鎮之訏謨莫定命令無信軍國之事棼如亂絲漕法更新海防復舊而尚多難行之節西賦

纔變東田方量而俱是未了之政以臣庸才何以整之況弱國多憂四境風寒防之則竭　國力而不足置之則何所恃而無恐如不欲諉之以無可奈何則必得股肱之良爲衆人所信服者使之和　朝廷集人才革弊政救民生得其親上死長之心作我金湯惟此一事可以無患而顧臣弱冠備　禁近顚髮今已種種　聖明已察其身事本末矣此豈臣所可企期於夢寐者哉惟以曾受　謬恩今在當階之故乃復代匱塡虛而已則非　殿下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之道也且臣深有不敢安者人才旣不可借於異代

亦宜愼揀於已試之中卽今原任諸臣多臣之先進若其人望臣不可同日而語矣前任二相以一時小難安之情豈宜必遞而並許其辭今雖復申前 命可也至若在外二相或所被人言出於排軋而尚不盡禮 收召久閒於田野或自鳴至寃直暴衷曲而嚴責非常一斥不復昔進今卞前聖之所發歎虛老多年公議之所深惜而獨使萬萬不似之臣再叨匪據臣之私心寧不自媿而物情之未允理宜必有今臣若冒沒承當顯受人嗤點 聖明雖欲曲庇又不可得也凡人主之使臣亦有禮焉若其不諒情實徒

事督迫非體下之仁也又何必待其情不可抗顔病不可運身而後方許其退也知難止足即古人之所勉讓位推賢亦臣子之效忠 聖明苟以此許臣特允至懇豈但臣一身之大榮耀亦可以礪一世士夫之常節 國家終受其益也伏乞 聖明深察臣肝膈之言亟許遞臣職名攷卜於諸大臣中 國事幸甚臣無任懇迫祈祝之至

山陵陳弊劄

伏以臣連叅鞫坐往來 陵所膈痰觸冷凝結達夜叫痛今日鞫廳不得進叅不勝惶恐待罪臣於 明

陵改莎事有欲仰稟者伏聞 本陵官吏之言每於春夏虫滿莎上烏鵲爭來啄之昨日開去舊莎蠐螬多生於莎根至不可勝數雖依根蟄聚不復穿土深入而所見極爲未安頃日 陵幸時只有修改之命新莎又不多來故未敢擅行全改始役之後始見其如此雖欲馳啓稟 旨開莎之後又不可經宿與同往諸臣反覆論難而未得善處之道不得已但改其枯損及高低不齊處所改幾至三分之二而未改舊莎下必有蟄虫且欲知生虫之由問封 陵時取土之處掘土取看亦無其虫改莎幾畢取見新取慕

華館莎草去裏土露莎根則果有其虫而已覆之莎
不可還撤仍完其役然則新改處亦有虫矣慕華之
莎自前有虫則 諸陵盡用此莎而獨 本陵春夏
見於外面何也莎虫昔無而今有素有而不之覺俱
未可知也宜令該曹該監同往莎塲遍審根虫有無
擇其無虫處或别擇近 陵處無虫好莎趁啓蟄前
全改似不可已此外如有他道可以善處者該曹亦
宜從長變通以稟 睿裁臣既知其未安不敢不陳
且臣伏見畿民困於繇使或有廢農之時今有上言
每田一結請出米五斗使京中閒遊人以供 諸陵

雜役云終歲勤動所獲幾何輸租應役瓶無餘粟而猶欲又出米以忘奔勞其情大可感也縱不可科外徵斂以副其請若該曹與本道相議 各陵修改及陵幸時所供雜物豫爲措備置 諸陵下使 陵卒典守過後收藏以俟後用必不至如無時勞弊之擾臣前後祗役 陵所多見其弊故又此附陳亦令該曹商議稟處以紓圻民之苦不勝幸甚

上候少安後陳戒劄 庚寅

伏以 聖疾沉綿大小憂遑幸賴皇天 祖宗保佑在上大勢已安幾復天和無疆之休振古所罕今者

三陽交泰萬品昭蘇而 國有大慶含生胥抃此正
天心克享之端邦運傾否之幾仰惟 聖明亦當惕
然儆畏上承天休矣然臣猶不無私憂過慮不勝其
眷眷者敢攄衷赤冀垂 淵鑑臣嘗讀程氏遺書其
論古三公之職有曰保保其身體在乎適起居之宜
存畏愼之心今臣雖不在其位曾叨三事均有其責
請演是說以替救藥之方盖程氏之說泛論人君平
居無事之時若當其疾病之際其言必愈懇而愈切
也大抵人情當險艱則易戒就平康則必肆詩不云
乎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鬻者遠

豫之　候首尾八旬證情屢變醫士昧方此時　聖
心之凜然危懼奚翅屢顧及今踰險之後正宜常存
畏愼毋忘其寒熱困篤之時而竊伏見近日　處分
稍似輕快數百奏牘一時併入藥院直宿亦　命罷
出大病之餘眞元未復酬應之煩必損氣血推此以
往膳服起居之節或失其宜其爲害可勝言哉臣於
乙酉　筵中嘗承　聖教有曰必畢覽文書而後進
食故多失其時拘迫若是已非平日節宣之道況此
損傷之後尤宜切戒古人雖以宴安鴆毒爲言衡石
程書前史豈不譏之耶至於飮食之節適口當前甚

難斟酌是以易有節飲食之訓漢武英主也秋風之
悔雖晩亦猶曰節食服藥差可少病人君居養旣異
珍羞滿前尤當痛節以戒成疾醫書以爲膏粱之味
足生大疔且論溫補之方不過曰稼穡之甘芋栗之
醎痔疝之屬切忌厚味今雖不可一切斷絶亦願稍
取滲淡之味以葆眞氣也不但此數事凡係動作有
妨於調攝者並加先事深慮不勝幸甚天下之事萬
殊一理治病治國與夫爲學之要事非二致病餘調
攝正若儴保兵荒之民戒懼謹獨亦可上達天德深
願 聖明洞察此理澄清本源以基祈永之福也異

日若 沉痾旣祛 氣候勝昔凡有忠慮者孰不以
日昃不遑望我 聖明也且伏見昨下 備忘有諸
道勸農之教矣 靜攝之中不忘邦本 疾病之後
善端開發渙汗之下民情鼓舞此亦回泰之一大幾
會也雖山林之士可以幡然造朝而在外諸大臣自
罷問安之後聯翩出城雖其情跡各懷不安 聖上
曾亦開釋之矣想其一出春明豈不無淸渭終南之
思俱是 聖明股肱心膂之臣也以史官所宣 恩
諭觀之 聖情亦缺然矣同朝甚悵良瞻致駭亦乞
益加 敦勉責之以共濟時艱也臣懷憂耿耿煩猥

至此無任惶恐

因權詹疏辭職疏

伏以臣伏見前修撰權詹疏本始言親賢遠小之道結之以患得患失之輩納諛求媚而譏斥臣至深直待臣以諂佞耳臣看來錯愕駭怖誠莫知緣何見嫉至此也臣受恩罔極致身此地曾無一言少裨國事持祿苟容此實臣之罪也然今之所以責臣者非臣之職也又非臣之情也嚮者藥院諸臣之被嚴責也處分猝遽大小驚惶臣與諸大臣所共憂者也臣倉卒代受其任聖疾尚且沉綿其時之義

保護爲急獻替爲緩臣未敢發口者誠以萬一緣臣激惱少損　聖候卽臣罪萬死難贖故也左相劄子批下之後醫官急傳　聖候寒氣重發趨詣閤門口請入診則　玉體寒氣束縮有倍於前臣奉問　氣候則以自早朝微有此氣爲　教仍又以答左相者反覆　下教之仰瞻　玉色通紅誠恐少煩酬答必增火熱不敢多言但曰　處分還復渙然不但當之者感泣羣下孰不欽仰而　聖候猶未如常早朝旣覺有寒氣大臣雖有所陳要非一日爲急者稍俟少安之頃　賜答何晚而强而搆思文字火升而寒尤

甚實非調攝之宜也今後雖有奏牘必於氣降時酬
應事過之後且勿留滯胸中可無助火之憂 玉音
許以留意有妨調將即已驗於日前者雖使其劄
賜答於寒止氣降之後亦復何損於本事乎其所謂
售其排擯之私用意不韙者果指何事且云惟以承
意順旨爲事臣既非奉行 命令之臣有何承順之
可論也臣冥行危塗不辭而代其任罪也顧慮持疑
囁嚅而不盡言罪也若其下款所論藥院之啓問
候議藥外不得他語云者未知出何古例無稽不足
辨而異於臣之所聞矣先輩長德之居是任而問

起居也或及典學講政之事未嘗以他語爲嫌若逢
康復之喜亦莫不慶祝今考院中所記斑斑可見前
日問安之啓以寢膳勝昔有數十年來所未有之慶
之語矣追聞吹毛者以此訾議如詹所陳臣固一笑
盖伏聞 聖上於平日水刺日或一進夜分乃寢近
日 聖教有曰朝晡水刺各進八九合二更而寢天
明而覺臣不勝懽幸乃敢仰勉以持是勿改退謂院
僚曰無疆之慶莫大於是近規 進御食物皆書於
啓辭此尤不可不使中外咸知而益請加勉措辭之
意不過如此且 上候不安則稱憂煎向安則稱慶

祝固事理之當然亦舊例之相承此等文字有何可
議而特以出於臣之故勒加以創爲曲示之目以僇
辱之不少顧藉如使臣忠信素孚豈宜致人疑見輕
侮若是極也臣雖無似忝在大臣之後被人踐踏無
復餘地豈但臣身之不幸亦大損於 國體將何顏
面更厠周行況今 聖候瘡處猶未盡完保護之任
不宜久曠伏乞 聖慈察臣危迫之至悃先遞臣藥
院提調之任仍許刊名朝籍俾得避遠危機以卒
天地生成之澤不勝萬幸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職劄

伏以臣昨者酷被人譏辱理難抗顔伏承辭疏之
批諭以危險之說不足掛齒不許至懇臣不勝感惶
悶感無所措躬今言者疑臣阿諛懷私佞色求媚此
卽小人之尤者臣雖無似亦 殿下待以大臣者彼
所以刻意深思極口巧詆者猶謂臣顧 國體而知
羞耻不敢恬然冒據也又欲四方之遜聽者疑 朝
廷曲容諛臣也臣將恃 恩寵而不恤其言則亦必
加以恣肆之罪其何敢諉之以危險晏然自在又何
可靦顔於保護之地更對醫吏乎夫在保護之地者
見酬應之妨調將請戒將來害 慈度之就平康深

祝慶幸卽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方其 聖體增寒
玉色深紅憂煎之極何事不戒 天和漸復 寢膳
勝昔懽抃之誠舞蹈不足不然無人心也雖使訾臣
者當之恐亦如此設使臣過於憂喜復何罪也此猶
爲罪何往非罪况臣多忤於時性又疎脫仍冒重地
冥行不已未知射影織貝終至何境今日之不許斥
退甚非 天地父母終始生成之恩也且近日問
候之禮緣臣久廢臣方差 太廟享官而不得進叅
於肄儀罪又萬死臣素有左痺之疾冬春尤劇諸醫
官之所共知而此時不敢言病擬待問安之停多試

灸病數日風雨陰濕證勢頓加流痰入於骨節脛脚痿冷行步甚艱及今不治將成癱瘓雖欲冒恥奔走其勢末由伏乞 聖慈俯諒臣情病俱難仍冒亟許先遞臣內局之任以謝人言以延殘喘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昨者疏批已喩予意又何辭焉予以爲過矣近以藥院事三司相繼救解而至若詹疏亢極縱恣意在保護之地專事悠泛則謂之彌誠周詳謹愼則謂之求媚渠雖急於護黨安敢乃爾可謂徒知有大臣不知有君父者也卿無諂諛之罪有何不安之端須遵前旨速出行公

因李眞儒疏辭職疏

伏以臣傾瀝肝血不爲不至而 日月之明猶未回照微誠莫孚賤分增懼伏聞頃日引對特擧臣事

俯詢大臣乃以言者爲未安而猶疑其言之或出於
泛論大臣又對以言者泛論而當之者太過仍請勿
許所辭云又伏承 聖批靳固愈加大臣即臣三十
年舊要而於臣危蹤苦情亦不盡見諒則盖高之
聽尚敢望其 俯察乎然而以仁人君子豈弟之心
固難忖度深嶮之世態則大臣之錯認有意以泛論
亦其勢也而繼得見言者再陳未徹之疏乃以前疏
中竊覸以下云云語諉以爲趙翼命而發仍譏臣過
自引爲不安之端前後措辭操縱闔捭欲令人痛迫
而亦不敢訟言臣情未見察地愈窮蹙將嚴畏分義

出孕 明命則忝叨上秩進退亦關 國體不但一身之廉義賤疾之危適而已欲泯默縮伏以俟處分則居保護之列値 調攝之日褒曠之責比他最重百爾思量莫非罪也寧受干冒之誅以安私分敢復仰首哀號申暴危懇罪實萬死憶臣於今日之言提起猶有所不忍自當更何榮耀而强引泛論之語認作難安之端乎竊詳其語意文勢盖怒在於人之議其所薦者將舉庚午削薦事比而同之故先下未施隨坐不枳華膴之語上頒 聖朝之仁厚而若恨其漏網下九黨人之慘刻而憑藉而僇辱欲使見之

者外無可執言而當之者內隱盡其心羣從兄弟尚
亦不敢自安況其同氣乎又況以罪人至親蒙 恩
在朝者惟臣一人彼雖欲泛論一世世無他人臣雖
欲不自當亦不可得矣夫逆宗之伏法不可只謂罪
死翼命之新進何嘗歷敭華膴又其旨意與論庚年
事語脉承接自相照應者實如他大臣 前席所陳
一串貫來之語且 聖教中所謂其心容或有指而
措語則非直斥者或已 俯燭其微隱矣若是而臣
其可諉之以泛論靦顏而自同於恒人乎言者之意
始以臣家比對於逆族以快其爭辨之心旋因 聖

教與大臣之言稍變前說又欲置臣於替當而自嫌之科臣將何以措此身哉念臣猥蒙　天地父母生成之大恩起骨加肉援枯就榮蕩垢蒙光去辱居貴湯火糜粉義其敢辭是以省　命輒承無職不踐世之持清議者固已嗤而唾之矣顧臣之惴惴媿懼如集于木者數十年如一日歛避之願何待人之譏斥也臣又多難早衰痼疾嬰身肢體偏痳居常呻喟奔走之効實無可望臣之一身於時議爲棄人在　大造爲長物留在朝行只可費廩粟而貽羞辱安有一分有裨於　鴻化也若得因此鯢䞈之會得以退守

先人之丘墓臣則爲知分之人 聖朝亦有體下之
仁亦豈不少補於世教也臣嘗觀唐宋以來朝臣之
有危懇願退者輒許外補或令休致 皇明令甲亦
有不分年歲特許求退者此皆歷代體羣臣之禮也
今臣以辱人賤品固不敢望此殊禮而旣不得逃遁
山野尚冀 聖恩之終始曲全又敢儕陳亦知死罪
臣雖退去豈敢一日忘 聖恩也古人所謂生當隕
首死當結草者卽臣之所自誓於心而圖報萬一者
區區此心天日鑑臨臣豈敢忘 聖恩也伏聞 王
世子受灸在於明日臣又見擬於文科 殿試讀卷

官而以此情跡疾患亦無進詣 闕中之勢不免坐遷 嚴召罪戾日積情禮俱廢臣罪至此益無所逃伏乞 聖慈曲加矜憫亟削臣本兼諸任刊名朝籍俾得退塡溝壑仍 命有司治臣曠職違慢之罪以肅邦憲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怵惕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者李眞儒疏中云云雖或有意而發予旣以疏語爲不是而必欲勉出卿則卿之決意求退無乃太過耶所辭斷不可允許卿其須體至意勿復祈免安心行公

對良役變通收議劄 辛卯

伏以廟堂承 聖教以諸臣所論良役變通問及於臣矣此 國之大事而百年難斷之議也臣雖蒙

誤恩忝在大臣之後空疎無識誠不知所以仰對然
臣自少習聞家庭之論竊聽輿人之誦莫不以良役
爲亡國之根柢是以亦不無私自隱度于中而未敢
自信未嘗爲 殿下一二言之今叨 詢諭之列又
豈可重負 聖明求助之盛意也謹以平日所衡于
心者極論其利害且以諸臣所陳列者歷陳其得失
條録于左以備 裁察焉抑臣於此又有一說先儒
有言曰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當變又曰不有
關雎麟趾之意周官之法不行噫生民之窮孰若此
時聖王之法猶在可變則流弊之痼況非 祖宗之

定制乎其可變則無可疑矣巖廊石畫之臣竭其心思折衷辟言議定安民之策　殿下若復持循故常拘牽細故不爲之夬斷脫灑變通者終無其實矣臣故曰今日　上下不有漕丘會稽之心良役之弊亦難變也夫今日　國勢擬諸漕丘會稽雖若太過其濟之艱反有甚焉何則衛越新罹創殘其人能忍辛苦今日邦內苟安久狃偷靡此所謂已亂易治將亂難治者也今欲革弊救民而措心制事若不十分警懼難望傾否且旣警懼其心矣而又不能深知本末灼見利害將亦勞而無功自古論爲邦者莫不以節

用愛民爲第一義亦人人之所可知而治日少而亂日多者物欲有以蔽之也漢文中主也能深知節用爲愛民之本而成久安之利循欲爲傷財之原而有必亂之害故恭儉之化比侔成康而史稱其美不過曰身服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費却千里馬是豈至難行之事而數千年塵有一君其利之博及於四海此無他盖其天資近道明知天理人欲之分不以小害大耳 殿下仁聖睿知夐出百王臣良之想望至治殆四十年而民困征斂日甚一日歲月晩暮至澤未究宜 殿下慨然惻然亟議變通也且伏見

近日 處分罷內獄減宮庄 命後宮不處大第程
子云限田產則妨貴戚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
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今 殿下不待英烈之輔而
能自奮發先以數事爲之兆而將革弊八方含生之
類顒若之望豈特西京之富庶而已昔我 孝宗大
王將伸大義其時禮遇諸賢協贊 聖志其言以爲
如欲外攘宜先內修如欲內修宜先去私 孝廟乃
分遣御史於諸路宮家諸司之籠絡山海害及于民
者並令審奏未及復 命 仙馭上賓志士之恨至
今抆血今 殿下縱不能遽議外攘可不一意內修

以繼 聖祖之志事乎是在善推近日之心而已臣以爲如欲變良役之弊當以節用爲本誠願 聖上恭儉惜費遠效漢文去私愛良近法 聖祖丕變宮庭之侈習深軫海隅之殘民又 命輔臣凡係傷財病民者一一條奏雖進獻之物不切於用而多費財者亦許刪減京外衙門之浮費監掌胥隷之刀蹬嚴科極禁如是而後方可議變弊政矣大抵一粒一縷無非出於良力者節用而後可以寡取寡取而後可以安良不然今雖善變不出數年舊弊自若矣頃日儒臣請禁士夫之侈風其言是矣近者士無廉儉之

風民多侈靡之俗此不可以刑法禁之亦在　聖上
昭儉獎廉導率一世使士大夫耻華美之服畏高明
之室則下民自化於風草何待乎申飭而後止也我
國貧國也機杼不過麻綿山澤不産金玉而文綉寶
貝之飾人多遠取於燕市不傷農則何能致此齊民
之無蓋藏太半由是古語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豈
不然哉天下之事未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　殿
下一昭儉而民弊可革侈風可變臣之以節用爲本
者此也臣上感　聖上樂詢蒭蕘之德竊附經訓納
約自牖之義敢忘僭猥傾瀝肝血願忠雖切惶悚亦

多
臣伏見啓下舉行條件兩大臣及趙泰耉所陳嚴
飭外方搜括校生以下諸色冒濫以充逃故之代
云者事不張大弊亦減歇而臣愚以爲此非拔本
塞源之論又非長久之利也一人二疋之役誠天
下萬古之所無也名以兵而虐斂者亦天下萬古
之所無也軍額日增良丁日縮白骨黃口俱不免
納布而害及於鄰族今以諸色冒濫者能充其逃
故則鄰族之怨可以少紓於目前一人二疋之怨
何待可已乎 聖明在上思救極弊無告之民幸

逢此時而復未蒙大惠更待何時況前此　朝家
搜餘軍減團卒以補逃故者曾亦有之而不出數
年其弊自若設使今日果能搜補無餘秩然可觀
其整齊者能幾時乎冒漏者之數恰當於逃故亦
何可知也閑遊者被搜其可樂從乎旣不能平其
大怨又不能久享其利兼有被搜者之怨謂之小
變小益則可也終未見其有實效也金宇杭朴權
俱以戶布爲主　聖敎亦以爲勝而戶布之議其
來久矣臣嘗細思其利害亦不無不便之端矣逐
戶收布奸民將合二三而爲一戶戶縮則布亦縮

矣單丁之戶一疋則過矣欲分三等則當以二十
口以上爲上戶十口以上爲中戶其下爲下戶多
寡不能井井均齊矣欲以貧富差等則亦難審定
矣三等俱一疋則不但無別必不足於經用矣中
戶二疋上戶三疋則雖足於經用三疋不已多乎
柳鳳輝所陳良布一疋之規比身役布減其半各
亦不賤似若均齊無騷而但以卽今應役良丁俱
減一疋則常時二猶不足一疋必不足於經用欲
加歛良布於曾前閒遊之輩則國俗人多差等有
士族焉有品官焉有閒散焉有軍官校生焉未知

限以何等方可適宜乎二說俱有窒礙正宜商量臣之淺見則最以口錢爲勝矣三代以後西漢最近於古高帝承秦之弊一切寬大史稱其規模宏遠後世之所可效者不其在是乎漢法民年十五至六十五爲丁丁出賦錢一百二十文自此歷代因之雖增損其數無不逐口以賦雖今淸人亦有畝銀丁銀之名遵用　皇朝舊制也逐口以賦雖不見於三代之文自漢以後天下行之成丁者出賦老弱免焉其法極有條理有身者有賦無有等差以今日三者之議參看則比身役二疋減其四

之三比良布一疋又減其半比戸布無等戸不均之弊且雖數十百口之戸奴婢以賤口而免獨良人以上父子兄弟之同居而成丁者賦焉計人家應賦者多不過六七丁依之軍役之法五免其一一家出賦者無多漢法男女俱賦而國俗賤口之外婦人無役今不可出賦而出嫁則助夫之賦是爲一男一女各出六十文比漢又輕其半一男一女成丁則爲力役之人雖甚貧賤賣柴販屨猶可辦此矣然士族以下閒遊之類各出無前之賦必有怨言從前戸布之不成亶由此輩之激扇浮議

耳其中稍識事理者以爲均是王民我何獨逸不以爲怨曾畏軍役者雖有少費永無後患不以爲怨獨强梁無賴者以爲怨此不猶愈於黃口白骨之怨乎況七八十萬一生困苦於身役者之歡欣鼓舞當復如何哉

此法若行則其中亦多有不可出賦者公私賤口各有身役忠臣孝子烈女及功臣嫡長宜在存恤宗親文武二品以上宜有體貌老弱病廢流丐梛匠鮑尺及父母年八十者宜在矜憫當番及長征軍卒宜在安撫而俱當免賦矣

漢時雖名以口錢今則似當改稱丁布成丁而出賦故謂之丁可賦以布故謂之布蓋錢出於官而銅非國產不可每歲責出數百萬貫矣布則土產而出於民一時可以多辦矣今使二人共納布一疋則合錢二百四十文正與近年定式布一疋代錢二兩五錢者相近同居三丁四丁合力共賦布一丁及三丁之一各賦錢單丁兩戶俱願共賦布許之沿江沿海作米依軍布之例以餉宿衛軍卒如是可無窒碍矣

此法如可行則當各別申飭京外更嚴漏籍之律

而良民若知其役之當歇雖不嚴當自首矣又復行從母役之法使良口增多可以久行無弊矣此法如可行則當先取今式年帳籍計其男丁十五以上六十以下除其當免賦者又查本兵三軍門諸各司外方監兵統水防營各鎭堡凡以身布爲用度者裁量多寡各存羸餘定其恒式以其摠數較諸丁布當納之數以觀其足不足別設一衙門如惠廳句管其分派出入除出船馬價於元數如大同上納之例每年如有餘數別爲儲蓄以備水旱兵革不時之用蓄積滋多依西漢古事時糶

其賦允爲便益

此法如可行則兵制不可不變卽今禁御兩營雖盡數上番通訓局不過爲五六千人宿衛之單弱可爲寒心今合騎步兵三軍門戶保精選丁壯三十萬分隷於軍門每番合徵萬人可無單弱之虞矣漕水軍外騎步兵束伍新選等諸色有兵名者及各色保人有身役者一幷罷之選軍三十萬內上番者免其年之賦其餘並減三分之一三人共一布比閒丁則稍輕而比上番則有別矣唐杜牧之論兵曰莫善於番上莫不善於長征誠古今之

至言也今若精選外方丁壯則訓局兵亦宜漸次變爲番上之卒以除長征之弊矣選軍之不上番者則令各道兵使無事則春秋操鍊有事則領率勤 王大略如斯節目則當事者當熟講審定今不必細論矣

大抵古者兵寓於農後世農養其兵兵衛其農此亦勢使之然也今則養兵之具專靠於丁布或不無不足之患昔太公封於齊以魚塩富强於天下我 國三陲際海漁塩之利不爲不多而壬辰亂後諸宮各司及勢家土豪分占島嶼各稅漁塲私

門擅其利此亦歷代之所未有也軍資別倉之法久已廢壞江海之利秋毫無補於軍國此豈 先王制法之意也今宜盡歸大農以助養兵亦爲便益此法之行愁者少而悅者多蓋其强族不敢獨漏下户不至偏苦其取也寡賦役也均法至簡而利甚博且有常賦之財閒丁有餘而鬪士自倍良役既減而國用自足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均則寡猶行之安則貧且爲之而況均而不寡安而不貧者乎財無伸縮役無輕重而貪暴者無所容其饕積愁可消

天和自致而水旱疾疫之灾庶無復作矣豈但今日救時之良策 國家祈天永命之休未必不基於是也嗚呼良役之弊如水益深下民之讐 國久矣此弊不去雖舜禹在上周召爲輔國之亡可計日而待矣如欲去此弊若此之外實無良策惟願 聖明得人以任其事勿爲浮議所撓智以慮之明以辨之勇以斷之仁以行之精神所注意氣所向孰不感激任怨而當其事乎

且臣伏念凡法制之沿革今人獨欲考見於千古歷代之史如我 國五衛之制略見於 國典而

其詳不可得知倉穀糶糴之規又未知出自何時此等事俱係　國之大政當載於實錄若能並考源委變通之際可有資益矣臣伏聞春秋館所藏只有　長陵以後實錄每當考史必往外處臨事不無遲緩後時之歎江華有水路若移安其實錄於史館仍命謄出一本藏于本館或北漢新城日後可以易考矣謄出時先令本館堂郎考出軍國法制之沿革如上數件事者分類作卷啓下備局恐爲得宜亦乞　俯詢領監大臣而處之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縷縷劄陳可見憂國之忱而勉戒尤切予當留心條錄事令廟堂稟處焉

投進癸巳咨本劄 壬辰

伏以臣昨於入診仰陳臣所得咨文故紙有 國寶御押不敢久藏私室伏奉 聖旨俾臣進呈臣不勝愾然感歎謹此隨劄投進此咨臣得之於槐院故文書卷衣中其文全缺而衘門年月尚可辨識經略是宋公應昌萬曆二十一年爲我 宣廟癸巳年月之傍有細書軍務字竊意其時軍機賊情往復旁午或事有後時咨成不送而胥徒不謹裁爲卷衣耳嘗聞丙丁之亂槐院老吏藏文書於院庭大樹空穴中此咨亦在其中而獲保經歷天地之變埋没於塵埃故

紙中猶不至磨滅無跡跡始顯於甲子再周之時寶章
御押朱墨如新斯甚奇矣不有神物用意陰護何能
有是臣嘗伏見明人王世貞之文其題跋 朝鮮三
浴有曰紙若玉墨若淳桼硃色濃透而浴字行押似
以牙刻刷而精爲之潤色其敬愼若此宜其享國之
久遠也中國之人深賞於平世者已如此况今神州
陸沈而 國耻莫雪 皇朝舊物無一存者而東征
時遺跡獲覩於百年之後尤豈非深悲而寶惜之者
也惟我 穆陵宸筆妙絶千古鸞回鳳翥往往流
落人間豈若此 押字之專出心畫也臣謹推其字

勢似若存心二字實取亞聖事天之明訓其孝　天
寵逕景命莫非此心所感　盛德至善於戲不可忘
也　國寶即　皇明肇錫我　國號之後　恩頒於
永樂年者金章龜紐盖倣漢制云　國家萬世永奉
正朔大一統之義將與此寶傳守無窮癸巳後四十
五年清人奪之於南漢城下其時東陽尉臣申翊聖
請別鑄而與之保有舊寶勢急而未成義士至今悲
之臣請移摹新鑄並與　內貯　皇朝蟒龍賜衣共
藏以償舊恨　聖上亦慨然可之是將與周室天球
河圖之陳房序者匹其貴重而其義則甚悲矣嗚呼

我 國於 皇明毋論其三百年臣事之義若 神
皇之傾天下之力而濟屬國自有天子諸侯以來所
未聞者 聖上旣設壇而歲薦其香火惻怛之誠可
通天地嗟乎所以報之者將止於此乎昔我 孝廟
不但圖報罔極親見天地之崩裂日夜腐心實有雖
百世必復其讐之義今臣之進此咨而望 聖明亦
顧寓物興感如慕羹墻見東征之文咨則思再造之
恩覽寶章之古篆則恥城下之辱惟思 宣祖之所
以致興復 孝廟之所以明大義也 宣廟至誠事
大有萬折必東之心 孝廟至痛在心有日暮途遠

之意故　宗祊延其血食志士爲之願死其道無他
不過曰親賢遠小節用愛民令　殿下苟能和朝廷
集人才革弊政救民生視以爲不可已者眞如飢食
而渴飲上享天心下固民志以待天下之有變庶可
以洗此耻復此讐若此可謂追報　神皇繼述　孝
廟永有辭於天下後世也臣雖不能鋪張大義以贊
鴻業感激　聖志略貢微誠惟　聖明裁幸焉
劄中辭語多可拘忌年月亦非近例勢不得不然
也伏乞留下臣篝燈自寫眼昏筆拙不能楷精不
勝惶恐

辭左議政疏 癸巳

伏以人主之職莫重於置相况今景命維新羣下拭目九宜延登俊賢共圖至理乃以孱愚病孱之臣苟然充位竊恐民瞻俱駭有以卜今日之治忽也念臣有萬死難赦之罪前後負 聖明實多矣臣弱冠荷明恩自 經帷至廊廟鬚髮幾盡白矣曷嘗有奔走宣力之勞陳善蔽邪之敬可以上結 明主之知下塞衆人之望者哉盖嘗十生九死屢被 天地生成之澤獲保此性命至於嚮者 聖上拔臣於必死之中擢置諸三事之列人臣受 恩至此可謂曠絕千

古臣雖無狀豈不欲殫心竭力以效塵露而憒憒半年無所匡弼此其罪十倍於他人而　聖上猶諒臣才分有限不加之罪養以厚廩且使之與聞　國政優游六七年間豈無一事可言而一味悠泛又無所建明雖以臣自恕之心居常憂恐以嚴　天誅豈謂辜　恩之責終逭大何勵精之日反叨　謬恩也世之持清議者必不但譏笑賤臣萬一有疑於　聖明之錫福偏陂無意於考慎則擢臣之髮尤何足以贖此罪也在昔唐虞之際盖不欲輕絶人故亦惟曰試可乃已今臣已試而無一可者理宜乃已雖過蒙

寛貸不忍擯斥其何可更試於無效之地以僨　國
事也且臣畸危之跡到處多碍時遭僇辱受侮不少
膏肓之疾寧日常罕職無鞅掌而或有曠廢亦何望
表率百僚經理機務也今若感　恩畏義不敢終辭
則不過爲狼狽顚踣之人而止耳寧有少裨於　洪
化者耶臣自聞有　新命驚憂惴惴眠食亦幾廢矣
言出肝膈何敢一毫矯飾重負　大恩也伏乞　聖
慈俯察崩迫之懇亟許遞改臣本職改卜賢德　國
家幸甚私分幸甚臣無任兢惶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臣於昨者傾瀝肝血庶幾 俯諒伏承 聖批
不但不 允所辭 恩諭鄭重若望臣協濟時艱者
噫臣所以踢蹙不敢輕進者正以時艱耳剜肉補瘡
生民之塗炭極矣淫朋比德朝象之判渙甚矣雖天
心仁愛警告不已 聖衷惕厲宵旰靡寧承事之臣
苟非才賢難望有濟今以莫難之時強責於至愚之
臣設使臣隨行伴食可幸無罪何裨於 國事若至
覆餗致寇重累 洪化 聖明悔亦無及矣授受之
際初其可不審乎顧臣頂踵莫非 聖恩苟利於
國粉骨且不辭豈敢畏一時之罪懷自保之計也然

而世道之險難反甚於時勢今者景鑠新揚含生胥
慶而乃有以奸情禍心窺闖於其間者此豈鄉生所
自辦也蓋此輩曾以　邦禮迫請告　廟庚申諸賊
供稱上策者其事云何爲人臣子者宜不敢更以此
藉口而今又請書顯册是豈但以戕賢之餘計嫁禍
於一世而已哉　聖明雖洞察其情狀臣以叅議進
號之人寧不怵然危慄而乃敢晏然承　命乎且臣
瘵病頻劇於今春肢體痺痛長事呻喟神精隨以昏
耗事多踈忘昨疏官銜之書又有不勝惶悚者世子
傅該曹未嘗擬望　下批而寫疏之吏循他例書之

臣乃不察入啓之後始覺其誤自已官銜奏 御文字猶不能詳謹他事何望其審理也此亦不可冒當重任之一驗也伏乞 聖明俯察臣至懇亟許遞改臣新授職名公私萬幸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者之批豈出心腹而卿胡不諒又上巽牘以孫至意耶挺豪之疏語極兇險誠可痛惋何足掛齒官銜之偶未覺察非係大段卿其毋執撝謙即起視事勉副至意

因魚有龜疏引咎劄

伏以臣卽伏見正言魚有龜之疏不勝瞿然慚恧悚然悸恐其所以仰戒於 聖明者莫非臣之罪也蓋臣嘗任江都數瞻 長寧殿所奉 御眞冠服非禮

式繪寫以 眞深知其未安者今已十七八年矣頃
日入對適見度支之臣稟以 永禧殿影幀修改事
臣因此起想倉卒陳稟愚見以爲 聖朝初無此事
則已旣有之矣當求其惟肖先儒論人家影子猶以
一毛一髮不似爲疑況於 天日之表乎又況臣子
之心乎旣以爲未安則其何可以仍舊爲請乎自
內卽出草本非臣之所當請而旣又出示朝臣則其
將曰此虛文也何必遄改乎旣當改矣又何可請其
自 內繪成復如前日乎都監之請設事體之所不
可已也然大禮甫訖都監又設聽聞所及疑若多事

雖臣心豈亦無顧慮而事之不可已者在所舉行故不敢復言受命而不辭此豈欲其張大浮誇不覺深累於聖德者耶夫繪像之事前代帝王亦多有之盖將爲子孫瞻依之地豈皆有浮誇之意也然先儒有言人於外物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心與身却不要好此不但垂戒於人人凡臣之之忠愛於其君者當宜以此陳勉今日聖學雖甚緝熈虛明之地容有未盡瑩澈眞若止水明鏡者而臣未嘗以澄清本源之說懃懇於厦氈至若御眞事體雖重矣在聖躬猶是外物而臣則爲殿下要好是乃

不識本末者也言之者宜訾以虛文此實臣之罪也
且羣下之更願一瞻以慶其成情理之固然 殿下
以體下之仁特許再示何害於理而謂之誇示而觀
光則過矣禮官之稟禮節也臣亦不以爲過者古禮
路馬亦式凡屬乎上者當敬況
文武科 殿試虛座亦拜此有何嫌乎至於初本之
藏名山卽臣之請也此本羣下之莫不稱善者因此
作正本則其眞可寶惜與正本何異將與他草本同
歸洗棄實涉未安且以前事觀之 太祖大王睟容
五本而今保其二蓋由於天下事變之無窮耳今欲

秘藏而壽傳者豈是意外亦豈出於耀後之計哉臣
又請以　御筆親題小識以示異日不必別爲立殿
之意矣其後　御筆小識以別紙下矣亦欲更稟移
模於綃尚未粧褙矣亦伏聞卿宰數人以爲前例所
無事體苟簡曝曬難數山嵐易渝論議亦多端云不
但臺臣内外名實之言而已彼所以深慮過憂者未
必專出於歸咎臣身正爲　國家惜事體也伏願深
加　睿念別賜指揮也臣以蒙識蔑學叨冒重任隨
事生疵固無足怪凡臣有過人莫不知亦非臣之不
幸也而惟其張大浮誇務以虛文導　聖上則臣雖

萬死何足以贖此罪也臺臣之慨然論事有足多者
臣不敢少恨伏乞 聖明亟命鐫削職名以懲其罪
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請裁酌都監賞典劄

伏以臣昨日謹與諸僚拜進 御眞纔出 闕門已
有都監提調以下書啓之 命矣方勅郎史程功計
日條別以 聞而臣竊有區區愚見須至仰浼 明
聽者夫慶賞有國之重典嚬笑明君之所惜況恩竭
則慢先哲至戒其不可不審也如此且臣伏見 聖
朝酬勞之恩雖微不遺倣依之例必循故事所謂故

事類多一時優渥要非久遠典常且不無前後輕重之殊而守而勿失視若和匀甚非詢事考績之道也今日都監多用戊辰前事而至於 恩賞則臣以爲恐不可循用此例也以臣子尊奉之心言之前後何異而以 聖明謙遜之德言之宜示差別漢帝所謂朕子豈可與先帝子等者可以取法而旁通此意不可忽也 恩命已下之後恐無所及故敢此先事而言伏乞 聖明俯察微衷裁酌 恩典不勝幸甚

因金楺 筵奏引咎劄

伏以臣伏聞昨日 筵中儒臣以臣稟覆李善溥致

謝北使之議謂損　國體臣不勝瞿然慚悚邊臣之
不稟　朝旨因象胥而干托於異國之使意雖出於
利民非出疆而專之固不可謂善處事也然彼乃歸
告其主嚴戒市官自示德色于我使必要歸奏　朝
廷令其人適以使來揆以事情宜有一言之謝矣噫
枕人股而熟睡猶非慮患之智況得其一時好意寧
保其自安而可以爲幸乎臣則常以爲弱國旣畏天
矣雖內懷氷炭外多黽勉庶無疑辱是以　寧廟在
宥大義方昭賢士連茹而猶且抱羞忍憤或多密賂
私謝有非今日之事可差而已愚迷之見誠不料損

國體而貽深羞乃敢請施其言矣今儒臣慨然非之夫大臣謀國而不能尊　朝廷於日月之上使人議之其罪不但不勝任而已況客使已在境交際辭令之間以臣與聞將不勝其損　國體矣伏乞　聖明亟許遞臣職名以尊　國體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因徐命遇疏辭職疏

伏以臣自量才分蹤跡本不敢爲久據重任之計而叨冒數月醜拙百出　國體多損廊廟日輕而不早斂退苟度時日固不待惠文之彈而私心愧懼食息何安今者憲官猶責之以股肱之義是亦望臣者過

也若其蹈藉僇辱可謂極口而無餘地苟使臣有一
分可顧惜者雖是近日風習寧有是哉況辱 國人
臣之極罪誠如其言臣雖滅死萬萬不足以塞其罪
而洗其恥也 王章至嚴鈇鉞當俟不敢偃伏私次
蒼黃出城危怖驚駭喘息未定而史官授符承旨宣
諭使命絡屬榮動道路此豈泥首俟罪之臣所敢承
當者哉承旨之歸略陳危悃而神精震悸日色已曛
情未悉暴罪增違慢終宵繞壁無地措躬地圖前後
之異非者 聖教明若日月雖以言者之執迷可覺
其錯認臣不必覶縷而蓋出圖籍而示人有國之所

當愼雖非憲疏已有持疑之議矣但彼之出示賚來之圖旣該且眞自我諱之徒增其疑怒何補於事幾況我 國自漢唐以來置郡伐國 皇朝時壬辰東征中國人遍行 國內丙子之亂彼亦蹂突搶略已領其大勢今又印行我地圖此豈終可諱者乎夫有言而曲從疑有後弊其慮固長而無益而强拂自取疑辱恐非得計臣亦豈不知大言淸論可以稱美於一時聽聞而誠以弱國無所恃而尚高談畢竟取辱反甚於曲從之耻是以臣嘗語於他大臣曰吾輩寧受口舌於持淸議者不可使生事於 國家事之無

大害者只可忍之今欲以春秋列國之士賦詩引義而相感動者待彼人則如說禮於屠人之前矣此固臣迷愚之罪也然臺官之言無異白簡大臣之職百僚所式　聖恩雖加矜諒不即置之刑章廉義至重不敢更入　脩門坐違　嚴命又此煩瀆罪亦萬死還授　命符亦不敢帶在荒郊謹又隨疏呈納不勝惶恐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臣危苦之情亟許鐫削臣職名以快人心仍治臣違　命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懇迫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聞卿因徐命遇之疏蒼黃出城不覺愕然如失左右手也即遣近侍諭予至意而莫回遐心益用愧悪無以爲諭地圖事客使所求前後之異

命遇亦豈不知而必欲甘心於大臣憑依傾陷略無忌憚誠不料世道之險巇一至於此也可勝痛哉卿初無辱國之事有何可引之罪噫艱虞溢目而廊廟空虛以卿體國之誠胡不念及於此耶所納命召已令史官還授卿其安心勿辭領受即日入城用副予虛佇之望

再疏

伏以臣昨日伏奉 聖批恩言款曲慰解勤摯雖使臣自爲之辨暴何以加此在臣之義宜即趨造以承嚴命而駭怖之心寤夢猶驚羞愧之顏對人亦赧略告近侍仰復 明教違傲之誅萬殞難辭兢惶震慄莫知置身之所矣盖臺疏論罪勘以辱 國大而鈇鉞小而流放即臣泥首而恭俟者不意 天地之仁

日月之明曲加恕察洞然分釋致　聖上失言之罪
庶可倖免且多其言而右之者猶謂之錯認則不待
臣竊訴而事狀晰矣但彼人之所求見地圖不能以
單辭塞之則恇怯之罪固自如也受一國股肱心膂
之托遇一事而徒恇怯不可仍置其任則決矣況憒
眊樸遬之人雖微官小職亦不可堪而此猶可諉之
於才氣之不剛至於徼寵固位即憸宵之索性者終
古不多人矣其生心於徼之固之者儘無狀矣啓寵
而授位累及於　君恩苟如其言擢髮難贖其罪雖
或出於巧詆宜即斥退絕其寵位以昭至公也古者

大臣有大罪亦猶遷就其辭爲其近君也今之論大
臣者必極捒醜汚之目以加之良由若臣者叨冒使
朝廷日輕耳且有意於逐人者習見士夫進退之節
近無可觀或推擠而未能去或自　上敦迫而不自
由故欲其必逐逐則逾加僇辱叱若奴隷而不顧苟思
矯革此風　上敦使臣之禮下多易退之風士懷輕
爵禄之心則雖工讒構喜傾軋者必擇其言廊廟可
無貽羞矣今自臣始亟　許其辭以勵廉節　國體
庶可日尊矣　聖明今雖欲維縶臣身臣雖欲冒耻
更出若非言者一人之意必有繼而益激者如此而

後臣不得不退則其傷 國體又如何哉 聖教又
以廊廟之空爲慮與其責之於不可進之臣寧 賜
速遞改卜賢德以濟時艱何可曠日引時以廢機務
乎昨日還下 命召臣身在郊外不敢留置謹又隨
疏呈納授納頻煩惶恐死罪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
危迫之血懇亟許罷斥以快人心以幸 國事不勝
大願臣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
昨者宣諭之批釐悉予
意謂卿體諒卽日造朝矣情志未孚巽牘又至愕然
之極無以爲諭命遇之疏雖憑托地圖而以徽寵固
位等語觀之萬萬陰險其意之不在於地圖可以明
知誠極駭惋何足掛齒目今廊廟空虛機務多滯其
不可一向退在恝視國事也決矣卿其亟遵前旨遄
回遐心幡然入來勉副至望命召還授卿宜領受焉

五疏

伏以臣昨伏承　恩批驚惶感泣之餘略暴血悃於
史官之啓言不盡情罪有難貸終宵兢惕不知死所
如絲之言不啻十行　中心之教可感鬼神臣是何
人叨此　異恩隆天厚地不可名言而愚迷旣甚且
恃　天覆之仁不能奉承　明教自陷罪戾只俟鈇
鉞之誅矣臣竊伏詳　聖批且自審私義　聖心所
以牢定而勉出臣者有三臣所以冒死而不敢進者
亦三　聖教以爲被誣之狀予已洞察辨釋無餘所
謂情勢今不當復言夫事之有形者憑實而易辨言

之罔極者流聞者亦駭辱　國之斥雖可明其曲折彼乃掇拾凶人悖詆之口氣遽加千古奸諛之醜名居廊廟而遭此辱者盖罕有矣尚可更入廊廟乎又可視爲薄物不以危苦之情籲呼於　父母之慈乎況臣畸危之蹤覸閔旣多有若傷鳥之驚曲木安得不思斂避又況汚辱具瞻之地罪何間於辱　國而其去就大關　朝廷風化者乎此臣之不敢進者一也　聖教以爲世道日險鬧端一起廊廟每先受鏑于難於强迫竟至勉副則適足以中其傾陷之計噫世道之乖一至此極使　聖明獨憂而寒心孰非羣

下之罪也然言者自托於耳目之寄是非之別當付至公被其言者認彼爲傾陷謂其言不足恤其弊反有甚於傾陷者此臣之不敢進者二也 聖教以爲台司無備位之時國事無可做之日如臣者雖備其位才分力量實無做事之望往往以生民之憂謦咳於 清燕之侍者全不審時度勢揣事料幾到今追思多見其不自量也此臣之不可進者三也然此非聖上偏私於臣也臣亦非自爲身謀何必 上下相持 敦迫撕捱以重損 國體乎深願 聖明察臣不敢進者事理如此特垂體下之仁且盡使臣之禮

毋貽瘝曠之弊也近日災荒滿目金繒殫力目前正
多急務亟宜以臣虛帶之任回授須㫖望大臣以濟
此艱伏乞 聖慈卽允臣所辭 召還史官之相守
者以幸 國事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銜 恩
畏義涕泣懇迫之至

六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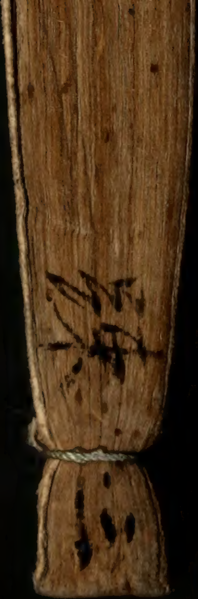
伏以臣於昨疏自謂罄瀝肝血明陳事理庶幾 天
地之仁曲軫矜憫 日月之明深加照察蒙 恩免
官以遂至願伏奉史官所傳 聖批 天聽邈然辭
旨嚴截 諭之以存國體慮後弊斷之以日呈十章

無允許之理臣誠心膽欲墜口呿而淚不禁自恨平
日去就不以繩墨斤斤自守言語類多矯飾無以見
信於　君父値此狼狽不得自伸其廉義也連章哀
懇瀆冒甚矣　明教諄複　恩數極矣今又黷號不
已則臣子分義全無畏懼洩黙俟罪則近侍淹滯尤
爲未安思惟百端眠食殆廢尚寐無吪顧忘憂恐臣
情至此可謂窮矣窮不呼天更何赴訴伏惟　聖仁
天覆無物不體雖末流遐遠凡有寃鬱莫不許伸臣
雖無狀事　殿下三十有餘年今叨承弼之列尚不
可　俯察其危悃俾安其䠞𨇤之跡乎至於　國體

與後弊固臣之所深慮者角朋交讒使廊廟不得一
日安則　國體誠不可存矣若怙　恩忘耻位具瞻
之地者忍辱而不肯辭則四維不張矣獨可以存
國體乎睽乖之世隨人言而去大臣則後弊誠可慮
矣若大臣眞有罪而狃此而不恤公言其弊又何如
哉自夫是非之不公人言之不可信久矣宜　聖明
之必欲聖其殄行者而若專意矯革則弊或隨之此
不可不慮然近來論大臣者始則摘小疵而張其罪
今則擧一生而驅而納之於大奸慝之科嚮之小疵
者猶不能安其位況辱以大奸而令其可晏然冒居

乎伏見唐宋以來大臣以非罪被人言言者雖至流
放大臣亦多解位求出藩州此實前代仁君厲廉禮
下之美政而賢士之以風節事君如此豈非後世之
所可慕效者耶伏乞 聖明深察臣危苦之辭愈往
而愈切冒死罪而不知止者實出於萬萬不得已亟
許鐫免臣職名 召還史官仍治臣犯分慢 命之
罪不勝大願臣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疎齋集卷之六



Asami 39.89

v. 3 of 10

疎齋集

三

front
spine to right

OCLC
703921708

z0054

s o j a e c h i p k w o n 1 2 0 0 3 8

sojaechipkwon12003880(

z0054

Sojae chip : kwon 1-20

3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s o j a e c h i p k w o n 1 2 0 0 3 8

sojaechipkwon12003880(

Tuesday, April 12, 2011 11:4